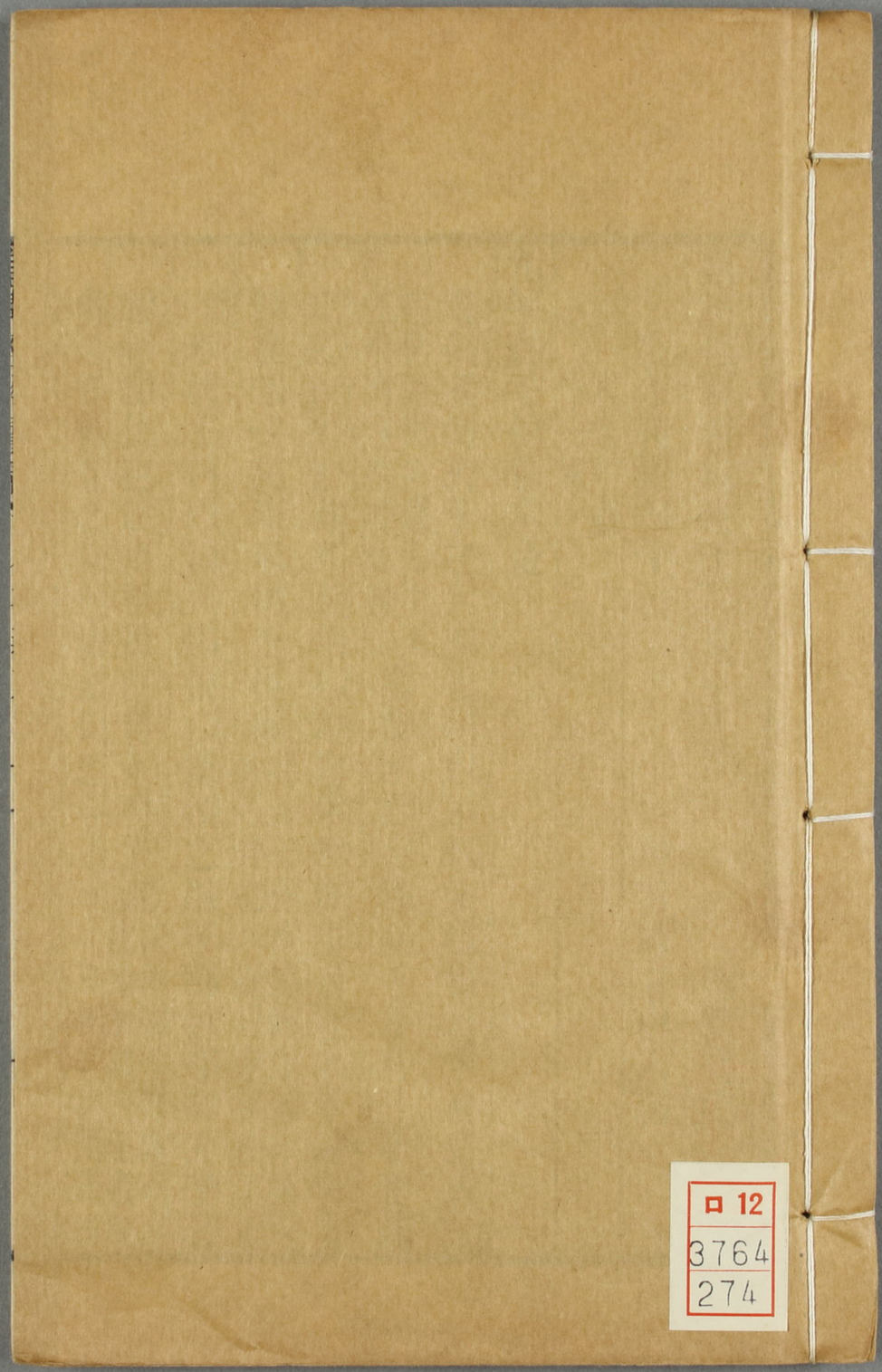
口 12
3764
274

D17
3767
229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九

公羊義疏四十一　南菁書院

文九年盡十一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注〕據南季稱使〔疏〕注據南季稱使○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當喪未君也〔注〕時王新有三年喪〔疏〕上八年八月天王崩故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注〕據崩在八年踰年當卽位卽位矣而未稱王也〔疏〕通義云有事於四方未可稱王命以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注〕俱繼體其禮不得異〔疏〕注俱繼體至得異○白虎通爵篇云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

1991.9 贈
91-307

明爲繼體君也曲禮疏云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嫡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卽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今此踰年卽位是遭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卽位也又云天子踰年卽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使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注〕各信恩

〔疏〕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曲禮疏云若三年除喪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又云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顧命成王崩殯後未踰年稱余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坊記云未殁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沒猶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通義云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所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據經曰公卽位則王者有踰年卽位之禮亦可以推據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以絕正其義則魯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失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贊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

經也按春秋書宋子衞子是卽諸侯稱子之證○注各信恩於其下○釋文信音伸繁露玉杯云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注〕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疏〕莊三十二年傳云踰年稱公故據以難之繁露玉杯云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相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通義云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奪先君之末年改令君之元祀其義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之子也是以不踐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父之子也是以不踐阼不主奧三年之內常若父存○注故君至之心○白虎通爵篇云父存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歿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何卽尊之漸也又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

受同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己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推此以言諸侯亦同不可曠年無君〔注〕故踰年稱公〇疏〕注故踰年稱公〇白虎通爵篇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又云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益先君之薨不論何月踰年正月皆即位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注〕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疏〕注孝子至稱子〇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君不敢貪至尊也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謂稱王統事發

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又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是三年後然後稱爵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三年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故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正月即位四月丁巳葬僖公是也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云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〇注子張至三年〇論語憲問篇文校勘記云鄂本涼作諒釋文作涼音亮後漢書引彼注云諒闇凶廬也詩疏引鄭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媚謂之梁闇廬也禮記讀如鶉鶉之鶉書制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鶉之鶉書碑傳考異曰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按今論語作諒陰今書無逸作亮陰葢梁涼諒亮諒及闇與陰皆音義通鄭注書伏生書傳皆作凶廬解葢今文說也此作涼闇所引當

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尚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若武王初崩成王無論能親政與否而諒闇之制正在不言周公居冢宰禮宜攝政流言奚自來哉可謂允當不易之論白虎通又云所以聽於冢宰三年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劉氏又云邦治掌於冢宰因喪攝政凡事皆聽可知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隘矣今本論語聽下有於字與擅弓同僞古文伊訓云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亦無於字此引書云者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據喪服四制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尚書成語非翳截毋逸篇文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乃讙繫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尚書然則亦非無佚語高宗篇當是佚尚書若然孟子滕文公篇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者其時三年之喪且久不行安得尚有三年不言之禮文公五月不命戒已爲近古不得以三代盛時禮繩之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疏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

是魯論古文宜作諒或作亮左疏引馬氏論語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皆古論語說也夫既云信默又云不言語義重複諒闇者惠士奇禮說引葛洪變除云子爲父三月既葬草屨內納廬則柱楣翦屏屏者廬障以爲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樑於東墉下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以短柱拄起此橫梁之著地者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舉此梁乃得於廬外作障用泥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未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拄起梁又立小障以避風凶事轉輕劉氏論語正義云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詩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倚廬不塗既葬塗之塗近於堊釋名堊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堊墨墊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墨之加堊既祥又加墨墊故書大傳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又云喪禮不言者指爲士民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則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喪事得行者喪事亦不言則其餘不言可知劉氏寶楠曰冢宰聽治其證有可考者孟子云舜相堯二

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注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然則是王者與注據未稱王曰非也疏通義云未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疏通義之義責之問未稱王則曷爲以王者無求者字不當疊蓋因上文云王者無求故此發問云既曰是子非王者何以言王者無求也誤疊王者字義不可通曰是子也注雖名爲三年稱子者其實非唯繼父之位疏注雖名至之位○禮記中庸疏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俗本禮記注有引此作子是者誤其實非但繼父位卽與王同當守文王之法度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注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疏注引文至法度○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受命三年然後稱王乃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詩大雅文王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疏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又引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入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命赤雀銜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引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是皆文王受命制法度事也按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曰是子也云云彼疏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服事殷故隱元年傳亦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通義云是子繼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王者不奉祖法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書者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繫

國疏注奔父至喪也○禮記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注踰封越境也或爲越疆白虎通喪服云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葢謂髽於諸侯者夫人奔喪君則視凡鄰君加厚鄰國之君本有會葬禮也雜記又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皆如奔喪禮然注云女子子不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謂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此謂婦人奔喪儀節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出曰如某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也儼然諸侯矣然則奔喪禮與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爲之說文公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故父母之國待之亦若諸侯然然則告廟而行告廟而反君夫人奔喪之禮當然按鄭禮記注云夫人車服主國致禮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皆如諸侯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注不言至聘也○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故奔喪不書○注故以至禮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夫人違禮而出會者皆不致唯此文書至故莊元年注云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致文見下○注書者至危重○舊疏云夫人奔喪禮既許之則是常事而書之者此夫人所適乃是大夫之家卑於夫人有不制之義而危重之是以書也按今文春秋說諸侯夫人似無歸甯之道義具莊二十七年今奔喪大夫家故危重也

○注言如至繫國○上四年逆婦姜于齊注不言如齊者夫無國也不同者上四年經云逆婦姜于齊逆至共文但言于齊則知娶于大夫故不得言如齊正由其非大夫所有也此夫人奔喪不言如齊則文不可施君不行使于大夫故又不可言如某氏是以書如齊以見大夫繫國也且上經既從略以示娶于大夫此不嫌非大夫也上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葢亦大夫繫國之義故亦書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疏隱三年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平惠定靈不書葬包氏愼言其時也此書葬故難之通義云據二月書辛丑月之二十五日葬匡王襄元年九月天王崩不及時書疏宣二年十月天王崩三年正月二十二年四月天王崩六月葬景王皆不及時也過時書注重錄失時疏桓十五年三月天王崩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過時書也○注重錄失時○舊疏云以天下共葬一人而不如禮故重錄之刺其失時也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

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
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疏〕注謂使至會之○白虎通
喪何臣子悲哀慟怛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
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矣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奔喪者有得
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來京
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
痛思慕竭盡所供者故此惡文公不自往也通義云此主書
與獻六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
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待譏使卿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譏之故
禮之爲用在於別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
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
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
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鄭
君之聞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
異者也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
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
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
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
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按越紼奔
喪傳無明文亦似說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

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
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
其下成康未久也按白虎通崩薨篇又云諸侯有親喪聞天
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
崩不記葬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
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此據隱三年傳說諸侯之禮最詳
故何氏彼注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又
於尹氏卒傳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云時平王崩魯隱往
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
崩爲魯主此諸侯奔喪之證何氏亦云越紼奔喪益有所受
之矣白虎通又云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左
氏隱三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昭三十年傳游吉曰
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彼疏引鄭
元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是則左氏明以諸侯有奔喪之
禮故鄭駁異義譏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奔喪爲自違其傳也
書顧命記成王之喪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太保率
西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因奔喪而朝見新王也禮記檀弓云
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
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此各經諸侯奔喪之證也○注曰者至
責內○舊疏云正以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之屬不日故也言襄王如禮者即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
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

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云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賵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求金求者固非而藩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不愈顯侯國之怠慢乎以求金之來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意按穀梁傳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志葬危不得葬也曰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注不得備禮葬又云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明時皆不會葬故天子之葬不得備禮此有往者書以張義責魯因以責諸侯春秋內魯故注但言責內也楊疏云傳稱不志葬者據治平之日正法言之也是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疏通義云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靈公沖稚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疏注出獨至子辭○凡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夫人出因弁喪得禮故與臣子辭書致也○注月者至至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夫人當與君同此月故解之舊疏云獨行無制恐有非禮之惡故曰危重也言從始至例者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注其日何難也與公有約然後入彼始至書曰故解之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疏通義云殺稱及者相累連及疏引賈云箕鄭稱及非首謀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按左傳所載皆作亂當誅書及皆累者蓋同罪之辭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注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酉九月無癸酉十月朔日也或時歷官誤置閏而此年閏在九月

前則癸酉卽九月朔日矣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左疏引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爲異也○注動者至人也○注申傳義以有動之者而地動卽周語所云也通義云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氣動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伏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何以書記異也〔注〕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受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

可知〔疏〕注天動至常也○易繫辭傳上動靜有常剛柔斷矣韓云剛動而柔止也疏天陽爲動地陰爲靜各有常度故乾之象曰乾道變化坤之卦辭曰安貞吉也亦動靜義也○注地動至陽行○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應劭漢書注云失其所失其道也填陰陰爲陰所塡不得升也漢書五行志云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邱陵涌水出益凡震皆陰行陽事也故穀梁傳曰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

謹而曰之也注引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明陰不宜盛而動也○注是時至同也○穀梁疏引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爲陽行專政之所致卽此注受制公子遂也齊晉失道益謂齊商人晉趙盾弒君事四方叛德益如宋弒君杵臼莒弒君庶其齊又弒商人楚爭中國之屬北斗之變見下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所感同者彼注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立之應也五行志云文公九年癸酉地震劉向以爲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歿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子彊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注不傳至可知○舊疏云僖十四年沙鹿崩傳云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今此地震爲內錄之內爲新王天下明矣故言不傳天下異也外異者從王內錄可知通義云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按孔說是也外震不書尊內也兼及齊晉四方者假以張義震不言何在止統言地震故亦得爲四方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疏〕釋文椒一本作萩按秋聲叔聲古音同部萩漢書古今人表楚湫舉師古曰卽叔舉也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注〕入文公所聞世見升平法內諸夏以外夷狄也屈完于王得臣者以起霸事此其正也聘而與大夫者本大國〔疏〕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荻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通義云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始發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醋此始因其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於中國也商臣弑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自見○注入文至狄也○校勘記出見升平法云諸本同解云言見治升平者升進也見下當有治字釋文出見升二字則陸本與此同入文公所聞世者舊疏引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此所聞之世是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對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為升平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下語亦斥所聞世言也彼注云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謂莊王此為修禮接內故亦不得見殊也○注屈完至正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召陵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信使若得其君以起霸事也又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此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蓋彼在所傳聞世不合見大夫書之者以起齊桓晉文霸事故也彼皆別有主書故唯此為始與內接得其正也○注聘而至大國○舊疏云等是夷狄而舒越之屬皆無大夫而楚得有大夫者正以本是大國故入所聞之世於是見法矣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注〕據屈完氏○〔疏〕即僖四年書楚屈完是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注〕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貴之嫌夷狄質薄不可卒備故且以漸〔疏〕校勘記云浦鏜云壹誤一按唐石經諸本皆作一○注許與也○廣雅釋言云許與也莊子大宗師瞻明聞之聶許釋文引李注許與也又徐無鬼云夫神者不自許也釋文引司馬注許與也說文言部許聽也引申之為與隱二年左傳注引許作禦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古人引經多有此例如史記載尚書史公每以解釋之字易經文即此義也按作禦不可通當仍何注意作與解為是彼疏云制禦戎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亦強為之解○注足其至以漸○校勘記出貴之云鄂本貴作責此誤言若即足之與以氏則醋同中國當以中國禮義責之矣卒讀如猝恐夷狄質薄不得猝然備責也故以漸進之通

義云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濾盈量而與是也繁露觀德云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謂此與襄二十一年吳子使札來聘稱子也二傳皆有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之語彼以賢而不字張義此以名而不氏張義意同而取義微異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賵疏〕左傳作隧誤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隧作賵石經此處闕釋文亦作賵云贈終者衣被曰賵說文作襚云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士于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疏〕上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彼譏其一人兼二事此譏其一人也與隱元年譏宰咺兼之同義○注禮士至尊卑○一本有士作王者誤依宋本閩本正左疏引高肓云禮士於敬一使兼兩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箴之曰若以爲緩按禮衞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劉氏評云賵施於死者弔施於生者鄭不足爲難也又上五年穀梁傳注引廢疾云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賵最晚矣何以來言鄭釋之曰秦自敗于殽與晉爲仇兵無休息乃如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劉氏難曰四年夫人風氏薨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贖武而廢禮其可譏尤甚安得原情不責則此書曷爲不言及成風注〕據及者別公夫人來兼譏不及事矣

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疏〕注據及至文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如齊亦不言及者彼爲外夫人故也○注連成至僖公○傳若但問曷爲不言及嫌欲上成風使及僖公故連及成風問知直問成風尊僖公卑體當絕也通義云穀梁以爲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爲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今僖若在何以稱之成風尊也注〕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疏〕注不可至尊也○通義云僖公成風兩言之者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言豈可以一端盡之哉○注母尊至繫子○漢書杜鄴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女雖貴猶爲其國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冊府元龜引梁何修之議云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于夫則當俯繫于子釋名釋長幼云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故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禮記郊

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成風序在下也通義云所以子序母上者直爲僖公先薨禮辭亦先致之故耳則是春秋但順當時致辭序耳無義例矣孔氏故與何氏立異忘其違經義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辛卯月之二十二日隱元年注所聞世無罪者日錄

夏秦伐晉〔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眛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毛本脫猶字傳三十三年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義與此同通義云復稱國者秦晉搆怨起於襄鄭秦爲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伯但卽殺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方將善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深起下稱伯爲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咎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爵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棄按令狐戰先眛奔秦皆見上七年

楚殺其大夫宜申〔疏〕杜云宜申書氏賈氏以爲漏與得臣不書族同蓋夷楚故略其大夫氏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之所招〔疏〕禮記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然則至七月不雨猶不爲旱矣然雖不必成災歷三時不雨亦足爲異故書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注公子至所招○漢書五行志申之上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禮有炕陽之應

及蘇子盟于女栗〔疏〕杜云蘇內女栗地名闕通義云言及不言主名侯體敵得盟無取諱不言公也郝氏懿行說略云孰及之蓋大夫也大夫盟不諱與王臣盟大夫盟王臣翟泉已然矣何以知非沒公也公不與杜云蘇子周卿士按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也何諱焉出不書反不致非公可知司寇蘇公也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太史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蘇忿生封于蘇其所都之地名溫故僖十年左傳狄滅溫蘇子奔衛也蓋王

復之爲卿或別封他邑此蘇子其後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注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疏左傳作厥貉杜云厥貉地名闕古厥屈同部段借字漢書古今人表厥黨童子師古曰卽闕黨童子也闕屈亦同部通義云莊侍郎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圈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焉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尚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摟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弒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數十年之間若蔡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衞州吁弒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殤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弒佗篡之難作魯鞏會之卒之弒隱者鞏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弒君子弒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察於彼經曰衞州吁弒其君完鞏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弒其君與夷蔡人殺陳佗則知黨弒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楚子蔡侯次于屈貉又至於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則知黨弒父之賊者其家必有逆子嗚呼國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素絲唯其所染履霜乘火甯可不愼按莊侍郎語見春秋正辭莊孔二氏說可謂得春秋微言矣○注魯恐至弱也○按如左傳則宋鄭陳蔡皆附屬楚與魯相近故恐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圈疏釋文說文作圈字林曰萬反二傳作麋讀書叢錄云說文麋从鹿囷省聲鹿作囷通作圈昭元年楚子卷卒釋文左氏作麋卷又圈攜免切牢也圈巨萬切邑名曰萬切誤也廣韻二十五願作圈邑名曰萬切誤也此當从說文作圈今說文作圈養畜之閑也無圈字依陸氏則說文字林皆有圈字玉篇本之爲邑名正字何本公羊作牢圈字通借也葉本作曰萬反盧本從之不知曰乃誤字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麋亦作麇注不釋其地所在按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頴容釋例云麇在當陽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治鄖縣爲麇國地按傳楚子伐麇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爲麇之國都則麇遂滅矣防渚爲今鄖陽府房縣杜佑曰房陵郡春秋時麇國地所謂防渚者也秦始皇徙趙王遷于房陵即此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孟達攻下房陵又使劉封自漢中乘沔水會達攻上庸太守申耽降後孟達據房陵降魏蓋隴蜀咽喉蜀魏所必爭也又云十六年楚伐庸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則麇猶存蓋庸在上庸爲今竹山縣麇有錫穴

及防渚爲今之鄖縣房縣俱屬鄖陽府爲接壤庸滅而麇亦不復存矣今與陝西四川接界按廣韻二十阮圈又姓後漢末圈稱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圈氏本氏其國然則古有圈國其卽楚子所伐者也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疏史記注引服虔曰叔仲惠伯通義云叔彭生卽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絕正之按左傳作叔仲彭生釋文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按禮記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生皮爲叔仲氏蓋謂叔孫氏之仲也石經宋本左傳亦無仲字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也左傳匡或作筐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筐作匡傳文同卽襄三十年傳會郤成子于承筐之處也是也杜云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水經注陰溝水篇谷水首受渙水于襄邑東東經承匡城春秋書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是也杜云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水經注陰溝水篇谷水首受渙水州西三十里包氏愼言云左氏襄三十襄陵承筐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包氏愼言云左氏襄三十年傳云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老人與食使之年曰臣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朔甲子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

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此所言據夏正也于周爲三月李涪風注五經算術以周術推是年周天正朔亦爲乙丑月小殷地正朔甲午月大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甲午事表云續漢志濮陽縣州府曹縣境齊氏召南云杜云鹹濮水之北當在今曹桓會諸侯之鹹也續漢志東郡濮陽縣有鹹城或曰古鹹國與僖十二年同一鹹非別地

狄者何注以日嫌夷狄不能偏戰故問也疏注以日至問也例偏戰日詐戰月夷狄不能偏戰今而書日故執不知問通義云以所聞之世敗狄不月而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按僖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傳聞世也亦不月何氏無此例但從略爾長狄也注蓋長百尺疏

注蓋長百尺○舊疏云何氏蓋取關中記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誠若曰勿大爲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喜是時初併六國以爲瑞乃收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是也其文穀梁左氏與此長短不同者不可强合按穀梁傳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盾見於軾范云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兵車之軾高三尺二寸是其所說長短不同彼疏引春秋考異郵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蓋何氏所本杜注左傳云蓋長三丈彼疏引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倍僬僥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是左氏所說長短亦不同也左傳謂郯瞞說文鄭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兼取內外傳爲說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誰爲大人君守封禺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故杜氏以爲蓋亦以意言也山海經大荒北經有人名曰大人大人之國釐姓索隱食史記孔子世家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黍云釐音僖按晉語司空季子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僖姓則長狄其黃帝後與魯語以汪芒氏之君爲漆姓者古漆釐同部得假借也方輿紀要鄄瞞在山東濟南府北境或云今青州府高苑縣有廢臨濟城古狄邑即長狄所居章注國語封嵎二山在吳郡永安縣周世其國北遷爲長翟也說文以此篆厠豕郡北地之下則許意謂其地在西北方矣

兄弟三人注言相類如兄弟○疏注言相至兄弟○穀梁傳亦云明非同時兄弟故言相類故左傳敘鄄瞞伐齊在齊襄二年晉獲焚如在滅潞三年也舊疏云別之三國不相援助是以知其非親兄弟者非也

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注不書者外異也○疏漢書劉向傳上封事述春秋災異云長狄入三國師古曰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按左傳又有宋獲緣斯衛獲簡如小顏止述齊魯晉用公羊義也○注不書至異也○春秋有爲天下記異者僖十四年沙鹿崩之屬是也有爲王者之後記異者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屬是也外各國異皆不書詳內略外之義也故之齊之晉皆不書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疏左傳云齊襄公之二年鄄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注榮如之弟

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注經言敗殺不明故復云爾○疏左傳云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杜云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

故詳其處○注經言至云爾○下方欲明殺一人言敗之義故此傳逆詳之　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疏〕左傳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事在宣十五年於晉爲景公六年據左傳榮如爲焚如之弟榮如死於魯桓十六年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既長且壽可謂異極故何氏以爲相類如兄弟也穀梁亦云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其言敗何〔注〕據敗者內戰之義內魯爲王王於諸侯無敵之義但當言戰戰則是內敗之文言敗某師則是內戰之文非殺一人也〔疏〕注據敗至人也○舊疏云春秋作內戰之文今敵其一人而言敗狄于鹹經故難之大之也〔注〕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興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疏〕注長狄至言敗○舊疏云正以各之一國故也雖非兄弟若不爲君羣行亦得卽長人十二見於臨洮是也按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言其力足以敵衆又云瓦石不能害注肌膚堅強瓦石打趯不能虧損故云非一人所能討興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也其曰何〔注〕據日而言敗與公子友敗莒師于犖同非殺一人文〔疏〕注據日至人文○校勘記云鄂本無于犖非也

按釋文出于犖二字卽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犖獲莒拏是也彼傳云季子待之以偏戰故彼亦曰也然則公子友與莒拏戰亦二人相敵葢用穀梁屏左右而相搏事故云同非殺一人文也　大之也〔注〕如結日大戰〔疏〕注如結日大戰○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僖元年注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也　其地何大之也〔注〕如大戰故地〔疏〕注如大戰故地○如戰于城濮戰于郟之屬也隱元年傳云使如結日地期大戰是也何以書記異也〔注〕魯成就周道之封齊晉霸尊周室之後長狄之操無羽翮之助別之三國皆欲爲君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疏〕通義云長狄本漆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戮其君骨節專車至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大荒之東徑阻夐絕忽爾佚宕中國非聞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左傳疏云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允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

封禺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綿歷四代安得更
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
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
之生産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按唯其如此故謂之異穀梁
亦備詳其異仲遠之疑殊可不必○注魯成至狄行○舊疏
云正以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意封于魯晉文齊桓皆率諸侯
尊事天子此是齊晉之君子孫故云爾然若如左傳則齊事
在桓前也蓋何氏所据不與左傳同校勘記出輔佐云鄂本
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改輔助非也羽翮猶羽翼謂輔佐也說
文羽部羽鳥長毛也翮羽莖也从羽鬲聲傳按史晉舡人
曰鳥所恃者六翮也是也書皐陶謨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古
多段羽翼爲輔臣也穀梁疏引考異郵云長狄兄弟三人各
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漢書
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
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
篡弑之禍近下人代上之痾也劉歆以爲人變屬黃祥一曰
屬羸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屬皇極下
人代上之痾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
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虐房取義大同論衡異虛云
如謂舍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注事以至
指一○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
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

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
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多此言
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故此亦記其三以
志異○注故自至四十○舊疏云春秋之經自宣成以下訖
於哀十四年止弑君二十七國二十四知此注誤宜云弑君
二十也八是衍字亡國二十四作四十者錯也或者弑君二
十八亡國四十春秋說文其間亦有經不書者故不同耳又
云其弑君二十郎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十年夏徵舒弑其君
光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爲巢人所弑二十六年衞甯喜弑
其君剽二十九年闍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
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十三年公子比弑其君虔棄疾殺比
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十三年吳殺胡子髡沈子楹
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四年蔡殺沈子嘉十三年薛弑其
君比哀六年陳乞弑其君舍之屬是也其滅國二十四者宣
八年楚滅舒蓼十二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滅萊
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
十年遂滅偪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四年遂
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十七年晉滅賁渾氏二十
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二十四年吳滅巢三十年吳滅徐定
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頓十四年楚滅胡哀

八年宋滅曹之屬是也按何氏雖言宣成以往不必定至宣世始應此異如齊宋莒魯皆在應內春秋雖止於哀十四年春而陳恆弒君亦應在內天人之應同也下十六年之楚滅庸亦應入數舊疏未免太泥又舊疏所數吳子謁弒于巢吳子夷昧殺蔡侯吳殺胡子髡沈子楹皆爲外所殺亦不列諸臣弒君之科成十八年晉弒君州蒲又鄭伯髡原卒于操亦弒見襄七年何皆不數昭元年楚子卷卒左傳以爲弒公羊雖無傳然何氏於公子比出奔晉下注云避內難則與左亦同其滅國數胡子髡沈子楹尤誤彼經滅者君死於位之稱非國被滅亦不合其吳滅楚當列入春秋後如楚滅陳越滅吳皆去獲麟不遠亦宜數也

公羊義疏四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十二年
盡十三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疏〕通義云時先盛伯卒嗣子立踰年而被篡以其邑夫鍾郤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爲說非何氏義果如左氏所記則太子不得守國當絕又據地奔魯當坐受邑盛伯當坐竊邑也何以經無貶文　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注〕與鄫子同義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疏〕注與鄫子同義○〔僖二十年云鄫子來朝是也彼傳云鄫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彼注云鄫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穀鄫也書者喜內見歸則此書來奔皆與鄫子同當亦爲喜內見歸也繁露觀德云盛伯我同姓兄弟也僖二十四年盛卽郰也通義云兄弟辭者爲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是

也彼又云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衛侯衍出奔齊是也此不獨與何異且與傳違傳明云失地之君而以衛侯衍爲比可謂儗不於倫矣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注不據爲難何以不名者以卻子注已明故此不復言從省也○注月者至遇之○校勘記出尤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尤誤猶前爲魯所滅者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讁滅同姓也是也言盛爲魯齊所共滅今又來奔尤當厚遇故書月見其與穀伯鄧侯卻子皆書時異也按齊魯共伐盛盛降于齊則盛爲齊所滅蓋時猶如紀季屬爲附庸今復見滅來奔故書爵也杜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彼以盛伯爲太子故如此釋與此注加意厚遇之義似同而不同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注〕卒者許嫁○舊疏云舊本皆無此注且理亦不須疑衍字按無者是也何氏於經有傳者皆不注經且傳明云許嫁矣注豈非贅設故僖九年伯姬卒亦無注也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

之喪治之〔疏〕以叔姬無所繫又書卒故知許嫁也與僖九年伯姬卒傳同詳見彼穀梁傳曰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而許嫁二十而嫁顧氏棟高子叔姬卒論云左氏謂叔姬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遂以此叔姬爲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伯姬來歸八年杞伯姬卒爲杞之所請繼續爲昏者揆之情事可謂大謬據今士庶人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何敢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後來逆喪姊婦二人前後俱爲杞所棄杞何强暴魯何孱弱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既請絕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爲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爲是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爲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求其次短而預先請絕昏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風馬牛者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敞呂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於此亦覺費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皆有所爲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爲得乎按顧說是也既出則非諸侯夫

人當入諸侯絕期內無爲爲之服宣十六年邾伯姬來歸不見其卒是也其稱子何〔注〕據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疏〕注據伯至稱子○卽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是也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疏〕注不稱至別也○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注同母姊妹通義云謹按殷人字積于仲周人字積于叔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二而皆爲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殊矣啖趙以稱子者爲公之女子子此似是而實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按殷道親親故母弟母妹皆特異春秋從殷質故也○注禮男至之手○下男子毛本子誤人既夕記喪大記皆有此文喪大記注云君子重終爲其相襲既夕記注云備襲卽遠別之義喪大記絕作死

夏楚人圍巢〔疏〕杜云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卽巢是也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有古巢城爲巢國地水經注沔水篇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一統志居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疏〕左氏穀梁遂作術古遂術同部字禮記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又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故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管子度地篇故百家爲里二十爲術術音遂也毛詩疏引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詩或言說說者說其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漢書五行志中之上秦伯使遂來聘正用公羊傳文師古曰卽左氏所謂西乞術也通義云卽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舊疏云左穀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字相配秦西術字乞見僖三十三年左傳乞讀爲仡仡終也竟也逸周書太子晉篇孔注遂終也廣雅遂竟也是遂與乞義乃相比舊疏何反以遂爲誤也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疏〕荀子大略云春秋賢繆公與公羊義同何賢乎繆公〔注〕據聘不足與大夫荊人來聘是

能變奈何惟譑譑善埤言注〉譑譑淺薄之貌埤猶撰也〈疏〉此下皆秦誓語引以證繆公能變之事○注譑譑淺薄之貌○惠氏棟公羊古義云此逆秦誓之辭而字多異然反覆按之與尚書無大抵牾蓋今古文之殊耳說文引書曰戔戔巧言李尋傳云昔秦穆公說譑譑之言任仡仡之勇王逸楚辭章句引書云譑譑靖言靖與埤同釋文尚書作截截淺薄貌也賈逵注外傳云巧言也按譑戔同韻截亦同部得通書釋文引馬注辭語截削省要也與淺薄亦近惟此以貌言諸家或號辭言耳說文言部譑善言也段氏注云古文秦誓截截善諞言諞字下引之今文秦誓戔戔戈部戔字下引之釋云巧言也公羊傳劉向九歎李尋傳皆作譑譑王逸注楚辭引尚書作譑譑靖言皆今文尚書也諸家作譑譑許作戔者同一今文而有異本如同一古文而馬作偏許作諞不同也按許以譑爲善言或別一義不必牽以說書與此傳○注埤猶撰也○釋文埤本或作諞皮勉反又必淺反本作譔七全反又仕勉反公羊問答云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鄭注撰讀曰詮詮云言善也祭統論譔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譔又作僎即其證讀書叢錄云埤古通作靖字爾雅釋詁埤治也與撰義相近尚書秦誓惟截截善諞言說文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又引周書戔戔巧言皆非公羊義釋文本或作諞

也〈疏〉注據聘至是也○見莊二十三年彼傳云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蓋其不遽稱大夫亦是不壹而足之義〉以爲能變也〈疏〉荀子大略云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公以爲能變也史記秦本紀繆公益厚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曰嗟士卒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寒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據左傳則此事在文三年書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則作在敗殽以後按以左氏而哭之時悔信杞子之言不用百里等之諫故有黃髮良士之思截截諞言之悔也其實敗殽而後二年戰彭衙三年伐晉晉曷嘗眞能悔過聖人因其有悔過之心一載之書一賢於春秋無非假以張義欲人之知變爾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聖人拯世之心也通義云此秦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有大夫者至此始能修禮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明善善及子孫也按下十八年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則何氏不以此爲康公事孔氏所云非何義孔氏往往牽涉左氏說公羊此類是也其爲

是後人依尚書改之段氏譔字下注云戔下既引戔矣而譔下又云善言者此又用王逸所据譔譔靖言之本也善言釋靖言何曰靖猶撰也撰同譔譔言善言也廣雅釋訓譔譔善也賈逵外傳注譔譔巧言也韋昭注巧辨之言然則此善言者謂善爲言辯者不同皆从巽得聲與扁亦同部古耕青聞有與眞臻等部通叚者故書作諞此作諄義皆相近作撰者巧言之人悉空結撰易以動人如杞子使人告諸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等詞是也巧言者無不淺薄故以譔譔狀其貌

傳 俾君子易怠 注 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

疏 注俾使也○詩邶風綠衣云俾無訧兮傳俾使也又日月云俾使也說文人部俾益也一曰俾門侍人故引申之爲使義○注易怠猶輕惰也○九經古義云書怠作辭籀文辭作辝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此以輕詁易以惰詁怠也襄四年左傳貴貨易土注易猶輕也晉語注同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易輕易也又祭義云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易怠猶慢易也故檀弓云吉事雖止不怠少儀怠則張而相之注並云怠惰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易讀如素問解体之体舊疏云言使此君子易爲輕惰非是何意謂譔譔諄言之人能使君子輕惰也秦繆一聞杞子之言卽輕師遠襲是其故也輕惰釋文作輕隋

傳 而況乎我多有之 疏 書傳皇自敬德漢石經無逸云無皇曰又曰兄斯引義皆作況通義云書云我皇多有之此以況訓皇穆天子黃竹之詩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甫刑大傳曰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司農注皇猶況也故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作況而熹平石經又作兄大雅倉兄其義亦猶倉皇況之爲兄古文也皇之言況古訓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書大傳皇於折獄乎此段皇爲矧況字也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此段況爲皇暇字也皇與況互相段借而況乎我多有之卽以況爲矧況字謂非按段說非是此言而況乎我多有之卽以況爲矧況字謂此譔譔諄言之人實足使君子輕惰矧況我多有之我對君子也君子尚爲所惑而況乎我多有之者謂杞子逢孫也樊毅碑況作兄管子書皆以兄爲況故況兄皇皆通唐石經況字缺

惟一介斷斷焉 疏 九經古義云焉與夷同猗故尚書作猗說文斤部斷斷截也从斤幽幽古文絕又曰斷古文斷从叀叀字周書曰韶韶猗無他技猗大學作兮兮焉猗皆語辭按斷从叀故何氏以專一釋斷斷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無他技 注 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疏〕釋文他作佗技古義云技與伎同尚書或作技○注一介猶一槩○釋文一介古拜反尚書音古賀反反則陸氏所見尚書作一个與大學同校勘記引惠棟云古無个字作一介爲是漢書孔光傳援納斷斷之介注介謂一介之人正用周書語介槩叠韻爲訓按禮記釋文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昭四年左傳使寘饋于个而退文選運命論注作寘饋于介而退御覽引周書明堂位左爲左介右爲右介即月令之左个右个也左傳稱一介行李是偏副之義杜注昭四年云个東西廂亦偏室之義也蓋古以一个作一枚解者止作箇何訓一槩亦不作一个解馬書本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何當與同○注斷斷猶專一也○禮記大學注斷斷誠一之貌也後漢書卓茂傳斷斷專一也漢書孔光傳斷斷專一之貌並與何同專一郎鄭氏之誠一也史記魯世家云斷斷如也索隱斷斷是專一之義廣雅釋訓斷斷誠也○注他技至端也○釋文奇其宜反本又作琦同鬼谷子捭闔篇校其技巧短長注技巧謂百工之役禮記大學無他技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莊子在宥云是相于技也注技不端也不端即異端也秦誓釋文技本又作伎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叫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諸子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皇侃論語疏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與聖經大道異者也按何以異端連奇巧言則不必如皇說猶孟子言小有才者爾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戴東原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耳愚按相如封禪文然無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無異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問古人凡用異端者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以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按孔氏此解尤與何氏說斷斷爲專一者相發明○注孔子至也已○見論語爲政篇何氏集解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意亦指楊墨等說後漢書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爲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古文家無師傳爲異端也皆與何氏異其

心休休〔注〕休休美大貌〔疏〕注休休美也○鄭注書云休休寬容貌

鄭注休美也鄭注書云休休寬容貌又書疏引王肅云休休好善之貌能有容〔注〕能含容賢者

逆耳之言〔疏〕公羊古義云尚書曰如有容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能能讀曰如詩民勞云柔遠能邇箋云能猶訓也

伽也伽當作如如其意也按能猶而詩衛風芄蘭能不我知謂而不我知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

是能與而同而猶如也易明夷傳用晦而明虞注而如也詩小雅都人士云垂帶而厲如韗厲也是輾轉相通尚書禮記之如有容卽此之能有容也○注能含至之言○此爲繆公悔不聽蹇叔等言而作誓故注以能容爲容逆耳之言孔傳謂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雖通而義未切是難也〈注〉是難行也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疏〉注是行也○言休休有容不易行也此穆公能悔而悟方知其難○注秦繆至西戎○史記秦本紀云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愆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是其悔過霸西戎事也新序五云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說苑尊賢云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父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以承

上然後免於咎也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讒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息夫躬傳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自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後遂以霸○注故因至大夫○所謂因其可與而與之也按秦見春秋始僖十五年戰于韓書爵見偏戰獲人君當坐絕中國也而未能用周禮擯之不足責之數再稱秦師於僖二十八年爲其從伯者攘楚書師以錄功嗣殽至上十年皆狄之書秦上九年來歸穆始與魯爲禮又兼之非禮故於此年來聘修好尊王無可議譏故特書伯善而也○注子貢至謂也○見論語子張篇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戊午月之六日杜

云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大事表云今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五里有蒲坂故城又云水經云河水南至華陰潼關渭水自西來會之蓋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卽蒲坂也今蒲坂故城在永濟東南又云河西在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之境秦初起岐雍未能兼舊鄭以汾澮爲河東自夷吾請割河外列城外東盡虢略河外卽河之西虢略故虢國地卽今閿鄉靈寶在河之東背約不與戰韓見獲僖十五年十一月秦歸

晉侯始征晉河東而河外五城不必言矣十七年晉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復歸河東而河西五城終爲秦有自是秦地東至河秦在河西晉在河東判然兩戒矣方輿紀要河西經同州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北東岸爲蒲州城西又南經雷首山西乃折而東其地謂之河曲服虔曰河曲晉地見史記注續漢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陰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矣江氏永曰河南流至華陽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濟縣境

此偏戰也何以言師敗績敵也〔疏〕與上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傳同注云俱無勝負通義云左氏所謂交綏是也先晉人者此亦秦伐晉見晉爲主也不言及者秦晉之爭亟矣是役以後乃少甯居將於是總校其功罪以晉及秦則觸晉未有罪以秦及晉則觸與秦征之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爾董仲舒曰秦穆侮蹇叔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二書傷其所害重也問曰其書戰伐甚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世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不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此見繁露竹林篇

水地注〔疏〕以水地者謂以水曲折起地遠近所在也據戰于泓不言曲〔疏〕注據戰至言曲○見僖二十二年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河曲流以據地明故可以曲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興兵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爾雅釋水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注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疏云此注以疏爲流引加一直字誤也按郭氏所據公羊不與何本同何本作疏不作流也又云按此是流字鄂本唐石經作疏乃譌字耳邢昺所據已譌按校勘語是也注疏均不爲疏字爲解知當是流謂河至此而曲流也公羊問答云河千里而一曲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昆侖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六曲也東流至洛會七曲也

東至大伾八曲也北至泽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按爾雅釋水云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釋文引李巡云水勢小曲乃大直也故曰小曲水陰節每一曲一直通無極也故曰千里一曲一直漢志太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然陽曲去河曲遠當如杜以爲在蒲坂縣南者是○注河曲至曲也○校勘記出曲流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流作疏按作疏者誤通義云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皆大之之詞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干戈相尋綿十三載故雖戰不出頃而舉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舉遭離之噬二國之罪均矣穀梁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注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鬬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俞氏樾云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阮氏因謂疏字誤其實非也此二句正答上文曷爲以水地之問蓋謂河曲疏闊千里而始一曲非十里百里間所在皆有者故得舉以目其地也若作流字於義全失矣郭璞所引以意增改非公羊原文解詁曰河曲疏句以據地明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爲明了而疏字各本均誤作流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鄂本流作疏當據以訂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謂郭注兼引解詁文則亦爲誤本所惑耳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注書帥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可使邑久不修不敢徒行興師厲衆然後敢城之言及者別君臣邑也（疏）釋文運二傳作鄆後皆爾按運鄆皆從軍聲通此作運者段借字也杜云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彼釋文云本又作鄆音同廣韻二十三問鄆邑名又州名魯太昊之後風姓禹貢兗州之域即魯之附庸須句國也秦爲薛郡地漢爲東平國武帝爲大河郡隋爲鄆州按魯有東西鄆在東平州者西鄆也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河又東逕鄆城縣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按成四年城運昭二十六年公至自會居于運二十五年齊侯取運二十七年兩書公至自齊居于運元十九年公至自乾侯仲孫忌圍運十年齊人歸運田皆是此年所城爲東運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邑故鄆邑左氏傳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邑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齊乘郡邑篇沂水縣治東北四十里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員亭地理志東莞下云術水南至下邳入泗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

也齊氏召南云魯地名鄆者有二此年季孫所城東鄆也與莒分界今沂水縣北之團城是成四年所城鄆以備晉及昭公所居此西鄆也今鄆城縣東有故城按此及成九年楚人入運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運皆在沂水者蓋是時屬魯魯故季孫城之不知何年入于莒直至昭元年取之復屬魯也地理志琅邪郡諸下云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鄆者山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石屋山東北濰河之南鄆亭城在沂水縣東北四十里○注書帥至城之○校勘記出書帥師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書帥本書誤帥今訂正監毛本改言帥者正見隱七年城中邑之屬皆不言使者卽上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蓋臣下不可曰稱帥師言有難也或此爲莒魯所與○注言及至邑也○莊二十九年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又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是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爲晉文諱也晉文雖霸彊會人孤以尊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爲諱〔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壬午月之二日○注不書至爲諱○校勘記出會人孤云鄂本會字上有彊字此脫按僖二十八年注云陳有彊字是也舊疏云盈者相接足之辭晉文於僖二十八年之時此朔之父陳侯款夏六月卒至冬未葬而晉文會諸侯于溫經有陳子是強會人以春秋遂卒竟不書款葬深爲晉文諱也今若款子朔書葬則文公之惡還見是以此處須去朔葬使若陳國之君例不書葬然故言盈爲晉文諱按文公恥之者彼注云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是也通義云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慈父同義

邾婁子遬䜣卒〔疏〕左氏作遬蔣蔣職也是二䜣也遬䜣作一物解知邾婁子名當作遬䜣桓六年左傳所云取於物爲假是也通義云邾婁文公也前用鄫子于社失德重卒當貶去日知不蒙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所致〔疏〕校勘記出至秋七月云唐石經鄂本

省作至于秋此脫○注公子遂所致○五行志中之上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鄫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顓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按施不由上出及君弱諸義皆同惟何氏專以爲公子遂之應爾

世室屋壞疏 左氏穀梁作大室公羊古義云世室二傳作大室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室屋壞者室中重屋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室洛誥王入大室祼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一君不宜專屬伯禽棟按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衞太叔儀爲世叔儀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世與大同義世室猶大室也原注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云魯不修大室春秋作譏又樊毅修華岳廟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譏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知字本通也按禮記曲禮下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大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又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按今本穀梁亦同左氏作大室猶世室也或劉子政等所據穀梁作世室與范本不同耳然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世室猶世室也故范以世世有其室解之謂經之世室猶言世世室也范注即釋傳之世室疑穀梁作世作毀又支部毀毀也是壞敝義同釋文引字林云壞自敗也敝毀反則漢以後強生分別也此云世室屋壞即自敗之壞史記秦本紀墮壞城郭則人壞之壞也皆作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注魯公周公子伯禽疏 杜以爲大廟之室以左傳不別此爲何公之廟故以爲大廟不知古世與大通左氏之大室即公羊之世室也彼疏引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者非穀梁傳曰猶世室也下即曰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是亦以此爲伯禽之廟按以五行志所引穀梁考之似伯禽曰大室語亦當作世室○注魯公至伯禽○魯世家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明堂位魯公伯禽也周公稱太廟**疏** 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注引此傳文事于大廟論語八佾云子入大廟每事問公廟也**魯公稱世室疏** 舊疏云即此經是也通義云禮諸侯五廟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爲太祖而伯禽爲始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爲世室魯多殷禮是亦法殷人六廟之意也孔疏引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謚按魯雖有二世室武世室係魯之僭禮蓋世室本伯禽廟本稱後有武公其子孫因卽留與伯禽世室對舉魯人夸張以象文武二祧不可爲典要也且明堂位亦多誕辭羣公稱宮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疏舊疏云卽武宮煬宮之屬是也穀梁傳亦云羣公皆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注少差至周公○校勘記出上尊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上作尚按尚上通舊疏云廟者尊卑達名鬼神所居之稱今此稱異其名知上尊周公故也**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注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疏禮記明堂位注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按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注世室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天子之禮然則周公太廟疑仿周人明堂之制魯公世室仿夏世室之制歟明堂位多首列魯制而以天子之制擬之如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之屬則彼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指周文武廟而言言魯之魯公廟

武公廟卽周之文世室武世室爾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明堂與世室同故文武廟亦稱世室世世不毀故亦曰祧此之世室猶周之世室也魯惟魯公之廟稱世室武廟則稱武宮見成六年並無世室稱也○注魯公至毀也○魯世家云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又云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是魯公爲魯始封君也按魯有周公廟伯禽廟世世不毀又有文王廟姜嫄廟所謂特廟也并四親廟而八禘祫時或不及特廟尊不就卑與**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注據魯公始封也疏此難不以魯公爲太廟之故又周公未嘗就封何以稱太廟**封魯公以爲周公也**注爲周公故語在下疏止以周公爲始封祖故傳廿四年富辰數魯備等同爲文昭知以周公爲正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注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尙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疏校勘記出魯拜其後云唐石經鄂本作魯公拜乎後此脫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有○注始受至廟也○書洛誥云戊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祭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

冊逸誥孔傳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
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又云太室清廟毛詩大雅序清廟
祀文王也是始受封于文王廟也故禮記祭統亦云古者明
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是也漢
書王莽傳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孚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
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然則魯頌王曰叔父五句蓋其誥辭
也知者左傳定四年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與命以
康誥而封於殷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同今惟康誥存則
伯禽與唐誥皆必是當時篇名猶君牙伯冏之類或爲伯禽
之誥也當即史逸所祝之冊祭統又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
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注一獻
一酳尸也此諸侯命其臣之禮王命諸侯禮亦宜然周封魯
公則在烝祭新邑之時特加文武各駈牛一尊周公也故孔
傳云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按所
告當在明堂無親至文武廟事故言太室裸太室即明堂之
中央太室亦曰太廟因其制同而大享帝以文武配在此故
也詩疏引鄭志答張逸引洛誥王入太室裸一條言周公于
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爲天子制故明堂位曰文王廟
大戴禮明堂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蓋宗祀文王
于明堂故得統稱焉故詩清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
率以祀文王焉是其事也亦謂之文祖洛誥乃單文祖德詩
疏引鄭注云乃盡明堂之德是也○注尚書至是也○書甘

誓文按彼謂遷主天子親征載以行者有功則賞之主前與此微異引之者證以賞必皆于祖前也故祭統載孔悝鼎銘亦曰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云云也諸侯命大夫於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復行一獻命之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蓋錫茅胙注父子至公也○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注同之於周尊之也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也通義云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誥是其事也命周公後言命魯公以爲周公之後

曰生以養周公〈注〉生以魯國供養周公〈疏〉周禮太宰云五曰生以馭其福注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是也○天下養之養萬章篇以天下養之養養之至也注舜以天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伯禽諸侯故以魯公供養也

爲周公主〈注〉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疏〉周禮注引主作後彼疏云彼云主此

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蓋皆左傳所謂命以伯禽冊中語○注禮記至子也○鄭彼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引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按天子方千里開之得積數一百萬里魯方七百里開之得積數四十九萬里是半天子也以爲有王功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故也故又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大勳勞於天下　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主字涉上文爲周公主而衍按上文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以爲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封魯周公以爲周公主爲字讀平聲封魯公以爲周公爲字讀去聲並見釋文此又封魯公以爲周公加一主字則謬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按王氏說主是也下注云據爲周公者可證　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注據爲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周公不

云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按主後古音同部義亦可通後如禮喪服爲人後者之後通典引馬注受人宗廟之重明受宗廟之重者稱後也故喪服不杖期章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亦謂持重者故何氏謂以魯公爲祭祀主也主亦如不杖期章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之主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敖繼公云祭主者夫若子若孫也賈疏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若當家無喪主或取五服親又無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故以祭主爲重也○注加曰至之辭○校勘記引浦鏜云受當授字誤舊疏云卽周書作洛篇曰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土覆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社之封孔氏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焉以黃土苴之文耳按白虎通社稷篇亦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也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謹敬潔清也初學記引漢舊事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是漢時猶此制也此曰如詩魯頌閟宮篇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傳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東土是也彼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引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按天子方千里開之得積數一百萬里魯方七百里開之得積數四十九萬里是半天子也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

之魯則不得供養爲主〔疏〕注據爲至爲主○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者謂生養死祭以難不之魯故此復據魯也言既供養爲主何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遥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疏〕白虎通封公侯云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漢書注引尚書大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周也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殁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通義云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之心也其不之魯亦猶是心也○注周公至至大○詩周南召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謂周公也漢書古今人表列周公上上故云周公聖人也祭統云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又云所以明周公之德是其德重功大也○注東征至國怨○僖四年傳語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亦有是語○注嫌之至周室○正以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崩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故周公恐之若堯崩之後孔氏廣森集本書大傳曰周公恐之魯則天下迴心趣鄉之也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又云故周公封于魯身未嘗居魯也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上注嫌周公不之魯無以供養爲主故此注云使遥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故無妨不之魯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注〕據廟異也周公用白牡〔注〕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疏〕校勘記出用白牡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白牡當據正此本注中亦作牡不誤史記三王世家云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詩魯頌閟宮云白牡騂剛傳白牡周公牲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郊特牲曰諸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昉於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從郊禘嘗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

不足而儉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荀卿之徒據其後倭陳之非經誼也魯之王禮僭自僖公魯頌所爲著莊公之子也其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隧襄王曰王章也焉有成王而以非禮康周公歟按劉說非是按史記世家云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故明堂位祭統書大傳等並有魯用天子禮樂之語烏得以郊特牲一語盡反諸家之說魯非強悍之國僖亦非跋扈主焉敢僭用王禮晉文伯主用隧猶須請于襄王而謂魯敢自爲郊禘乎襄王以王章阻晉獨不能以王章罪魯乎詩之所詠略舉數端詩所不及不得遽謂禮之所無況詩明云白牡騂剛矣諸侯自僭可云非禮成王康之則有所受何得仍責非禮郊特牲所記或別國諸侯亦有效用白牡者爾○注白牡者殷牲也○禮記明堂位注白牡者牲也又檀弓云殷人尚白大事斂用白繁露郊事對云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以用白爲貴純似與何氏所據異又春秋下宜脫傳字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注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然則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故以殷之白牡亦惟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於他廟亦爲僭其列國諸侯惟二王後得用其先世所尚之色之牲幣以祀其先祖如宋祭殷先王亦得用白

牲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注日月畫于旂上素車殷禮也魯云之郊用殷禮也是也○注周公至同也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繁露郊事對云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則此云謙不敢用亦牲也魯世家云周公既卒成王亦不敢與文武同者謂不敢用亦牲也魯子不敢臣周公也論衡感類云開匱得書覺寤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變是周公死有王禮也蓋今文尚書皆以金縢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故儒林傳谷永上疏亦云昔周公薨成王不葬盡起禾稼故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焉○注不以至嫌也○校勘記出謙改周之文鄧本謙作嫌

此誤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是夏黑牲也舊疏云正朔三而改改天正十一月者當以十三月爲正蓋若用黑牲則周公有繼周之也魯公用騂剛注騂剛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疏注騂剛至牲也○經義述聞云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剛色也魯頌閟宮篇享以騂犧傳曰騂赤犧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今唯脊毛赤而餘則否豈純色之不純色矣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牲周騂剛是夏牲尚黑殷牲尚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尚赤獨爲脊赤而非全體皆赤之牲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犅爲特牛特牛牡牛也騂剛猶言騂牡耳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吳氏經說云疏山脊曰岡故知騂剛赤脊釋文云犅詩作剛漢書五行志注云鬣頷上鬣也楚辭守志覽高岡兮嘵嘵注云山嶺曰岡嶺俗頷字然則岡頷同義曲禮豕曰剛鬣亦謂豕肥則脊上毛長也剛豈借字古止作岡騂剛爲赤脊信矣天子騂犧純赤諸侯騂犅但脊上毛赤以是別尊卑之等故注云從周制以脊爲差說文犅特牛也不若何說之的按王氏之說辨矣然明堂位所記皆魯禮魯兼用四代禮樂夏商之牲純周則止騂耳不得据以相難不然則犅字从岡其義何取○注魯公至爲差○繁露郊事云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按郊用騂犢魯公廟用騂犅不同魯公廟不用天子禮樂故不嫌用赤牲也從周制以脊爲差者謂從周制用騂但以脊爲差別耳禮記王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正義按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能用天子之禮其祭羣公以下則亦元冕故公羊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不立始封君廟則祀祭柬樓宋祭微子以下亦皆元冕也羣公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疏注不毛不純色○周禮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取純毛也明不毛爲不純色也公羊禮說云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擇牲卽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召牛擇其毛而卜之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陽祀祭天于南郊及宗廟又云凡外祭殷事用尨可也注尨謂雜色不純也按今魯祭羣公於宗廟非外事可比何爲而不純乎陽祀也魯公尚不敢與文武同牲故以脊爲差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也孔沖遠於祭義謂犧純色天子牲也牷完也諸侯牲也於大雅謂不毛者不

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沖遠之疏何首鼠兩端而自相矛盾乎按通義云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騂白若黝牲犆牲之屬皆可也亦沿孔疏之誤○注所以降于尊祖○校勘記云盧文弨曰于當作于按此本疏中作降于尊祖今按作于不辭作子是也然則凡用牲廟各別牢故禮運疏引逸禮云毀廟之昭共一牢穆共一牢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盛注據牲異也

疏釋文云盛黍稷器曰盛此盛統言之與下傳周公盛之盛少異周公云以供粢盛注盛稻也周禮載師不耕者祭無盛按說文皿部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故在器卽謂之盛此蓋對下燾與廩言故解爲新穀亦以意言之非詁盛爲新穀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受春人春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盛蓋亦卽接盛與

魯公燾注燾者

疏釋文燾徒報反一本作濤音同○注燾者至新也○小爾雅廣詁燾覆也亦作幬廣雅釋詁云幬覆也一本濤疑幬之誤禮記中庸無不覆幬是也亦作燾方言燾覆也又云燾戴也亦謂以舊穀戴新穀義之反覆相通者也說文火部燾覆照也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注敦讀爲燾

覆也舊疏云正以燾詁爲覆若似周書燾以黃土之屬是也然則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燾者謂下故上新各半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

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廡也郭注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廡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而已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稀少之名是以鄭注云讀如羣公廩之廩釋文云廩力甚反閒成石經作廩詩采薇正義引易文言爲其嫌于无陽鄭注嫌讀如羣公廩富作羣公嫌按說文五下嗇愛濇也从來从亩亩卽廩正字爾雅釋言廩廡也釋名釋宮室云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

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廩羣相近故文異謙者雜也言新陳穀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些些新穀略與陳穀相粘而已故疏云財令相連注中半字當爲衍文壽下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半與壽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引鄭云或即羣合文言注以意竄改或鄭注他經傳另有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闕無可考矣讀書叢錄云爾雅釋文孫炎曰靡臧穀鮮絜也舍人以鮮爲少本皆作廩鮮也郭意同於孫炎舍人故注絜舍人以鮮爲少本皆作廩所未詳引其義未改其字亦當作鮮公羊云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引其義未改其字亦當作鮮公羊疏廩者稀少之名詩疏引鄭易注作謙謙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樾曰宗廟粢盛必無新故雜揉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壽曰廩蓋別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素問脈要精微論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服王注曰盛謂滿滿然則周公盛者謂滿其器也壽者冒也覆也何氏訓壽爲冒疏謂壽詁爲覆若周書壽以黃土之類正得其義魯公壽者謂雖不滿其器然足覆冒之不見底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癬也癬字說文所無古本止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鮮也是廩有少義此說亦曰廩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古作廩周易文言傳鄭注曰謙讀如羣公謙之謙古書傳作立心與水相近然則羣公謙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禮記大學篇正義曰慊是可得其義矣○注此謂至之差○舊疏云若以時祭粢食精鑿羣公之饌一何至此故知正是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所以降子尊祖故也按禮者所以別同異諸侯之尊豈必於粢盛鞏其新穀蓋有所等差正所以尊祖也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注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不月者知久不脩當蒙上月疏注簡忽至譏之○通義云壞知其積阤不脩者久矣穀梁傳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又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乃作主後六月吉禘于太廟躋僖公左氏說曰于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子

一例不得在惡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至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躋釐公者先禰而後祖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文足以補正杜氏彼云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則書大事者因以見譏今杜云大事禘也則似爲禘之常稱矣○注言屋至錄之○通義云屋者當中霤上出重屋也魯有復廟重檐亦天子之制也蓋本五行志所載左氏說謂其上重屋尊高者也按明堂位曰復廟重屋也謂上下重屋也詳錄壞之所在爲重宗廟也明太廟非必全壞也○注以不務公室○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注務勉也舊疏云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注不月至上月○校勘記出不月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不誤脩是以書月此亦久不脩故知當蒙上月爾意謂據定二年傳書十月例此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于沓疏左穀二家經會下有公字按有者是也此亦宜有如無公字傳注均宜有說繁露隨本消息云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滴卒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謂此沓及下斐之會十四年新城之盟事也意謂魯不事晉至此始改事何氏無此意蓋齊趙經師異說也杜云沓地闕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己丑十也然十四年始書公至自伯會公于斐則經月不得有誤已丑或乙丑之誤爾

還自晉疏左傳作公還自晉鄭以爲還者事未畢也

鄭伯會公于斐疏釋文斐本又作棐按左傳穀梁傳並作棐杜范皆云棐鄭地按左氏襄三十一年鄭印段亦云鄭地滎陽苑林縣東南有林鄉今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林鄉城是其地也詳宣元年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
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
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不逆王者之求上得
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爲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
還時皆深善之〔疏〕〔注〕黨所至語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閩
乎何黨之乎集解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歌則黨詁爲所信齊
語矣往所猶言往時莊子曰物之黨來寄也
其義爲時來荀子曰怪星之黨見其義爲時見黨訓所轉訓
時也按史記注引服虔注黨正訓所即杜氏所本故曾子問
歸葬於女氏之黨謂女氏之所也禮父黨無容謂父所無容
也鄉射禮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謂侯所也齊策歸
于何黨矣謂歸於何所也經傳亦多以所代時昭三十一年
左傳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謂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也大
戴禮本命篇無所敢自遂也謂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
左傳晉楚所以兵威遂謂時以兵威之也昭七年左傳從政
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有時反其道以取媚于民也昭三十
年左傳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謂有時助執紼也墨子節用篇

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
年處家所字亦作時字解公羊問答云越語夫上黨之國章
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
也○注文公至見序○上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
公失序也是也○注後能救鄭之難○上九年楚人伐鄭公
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是也○注不逆王者之求
○上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注上得至善之○上得尊尊
之義即不逆王者之求也下得解患之恩即救鄭之難是也
一出三爲諸侯所榮即及晉侯盟鄭伯會公于斐衛侯會公
于沓是也通義云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
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爲諸侯所尊榮故加善辭也按
如繁露云衛鄭皆不期來似無因公請平于晉之義請平事
見左氏傳毛
本於改于非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十四年
盡十八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注月者爲臣子喜錄上事疏穀梁傳曰晉事畢也○注月者至上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此月故解之爲臣子喜錄上事見上文僖四年注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同書月義不同春秋無達例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相篡弒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次疏孔疏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包氏愼言云五月乙亥月之朔日○注不書至之次○葉鈔釋文

篡弒作簒殺音申志反下同按十行注疏本載音義亦作殺
包氏愼言云絕其葬使不得入先君之兆也通義云不言葬
齊昭公者與詭諸同義按孔氏於晉侯詭諸卒下云不葬者
里克弒先君命嗣與弒君同罪奚齊未踰年例不書葬責討
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
子不爲奚齊討賊卽爲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則亦以
此不書葬爲責齊臣子不討弒含之賊矣然魯子赤被弒文
公書葬何以不責魯之臣子辯見僖九年按史記齊世家云
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
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十月卽墓上弒齊君
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所謂臨葬更相篡弒也惟細按何義
似以商人亦昭公子舍與商人儲嗣不明致成亂階與史記
左傳皆不合何氏或有所本按世家又云孝公卒孝公弟潘
因衞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則昭公篡立或
不書葬以示絕與晉惠公同與公羊何氏無此義姑存之以備一說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疏〕六月書癸酉月之二十九日杜云新城宋地在梁國穀孰縣西大事表云今商巨縣西南有新城亭水經注睢水篇睢水又逕新城北卽宋之新城亭也

春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方輿紀要新城在歸德府城南○注盟下至也此注信在趙盾與彼信在義同舊疏云若如盟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以盟下日以起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者何彗星也〔注〕狀如箒〔疏〕史記天官書彗星三見正義謂斗是孛郎彗也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注狀如箒○禮勿注彗竹帚是卽箒也經傳止作彗釋名釋天云彗星光稍微彗也是也天官書記歲星失次云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正義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如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爲災變書又云天槍長數丈兩頭兌皆彗類故爾雅釋天云彗星爲欃槍開元占經引孫炎云欃槍妖星別名也是也占經又引尸子曰彗星爲欃槍見妖星生篇彗星占篇引荊州占曰歲星逆行過度宿者則生彗星一曰天棓二曰天槍三曰天欃四曰茀郎孛星孛欃槍棓與彗同也管子

輕重篇國有槍星其君必辱流血浮屍之戰對言之異散則總名彗也其言入于北斗

何注據大辰不言入又不言孛名疏注據大辰不言入也直言于大辰不言所入之星名也何者彼傳云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是大辰之常名也故此據以為難也按注孛字疑星之誤北斗有中

也注中者魁中疏注中者魁中○穀梁傳其曰入北斗何斗有環域也注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五行志下之下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為齊晉升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索隱引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類聚引又云合為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斗魁中猶言斗中也其第四星與何以書記異也注孛者邪亂之氣篲者埽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息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立之應疏注孛者邪亂之氣○五行志云董仲舒以為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釋名釋天云孛星之旁氣孛孛然之類○注篲者至象也○昭十七年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又二十六年左傳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史記正義見則兵起除舊布新彗所指之處弱也○注北斗至所出○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疏引馬注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初學記引運斗樞云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樞機之分遵七政之紀九星之位史記注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璇璣天官書云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是為天之機樞玉衡也七政者史記注引書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又引馬注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侯異故名七政也與書傳小異○注是時至之應○校勘記出王都不能統政云閻監

毛本同此本王作正皆誤鄂本作王者當據正左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穀梁注引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弗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弒其君五行下之下載此經引劉歆以爲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象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十八年齊弒懿公文引董仲舒以爲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弒君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簒殺之表也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悟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縱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窒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衆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云占經引感精符云孛賊入北斗中者大國結謀伐天子又云星孛入北斗兵大起將有外以制權以兵爲政者取應大率相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漢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太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斗經三台易主之象其後宋齊受禪又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壖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同占故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之象也由是楚莊觀兵周疆敗晉師非所謂疆國發兵諸侯爭權與按齊晉並爭盍指宣十七年晉衛伐齊成元年齊伐魯二年齊敗衛師晉魯魯衛敗齊之屬吳楚更謀謂楚莊爭霸成七年吳伐鄆爲吳伐中國之始齊宋莒魯事此年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八年齊弒商人子卒莒弒庶其是也

公至自會〔疏〕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蓋喜得與晉及諸侯盟猶上書公至自晉及上年書還自晉

義也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疏〕左氏穀梁接作捷經義雜記云傳穀梁作捷賈景伯所見公羊穀梁皆作接今左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接今左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捷接二字古多通用

納者何入辭也〔疏〕九經古義云納當作內古文入作內按莊九年傳亦云納者何入辭也穀梁於僖二年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蓋納兼二義其言弗克納何注〔疏〕據言于邾婁與納頓

于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疏〕注據言至立辭○卽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彼納頓子于頓爲入國得立辭此言納接菑于邾婁與彼文正同宜亦得國得國今云弗克納故難之

大其弗克納也〔注〕克勝也鄭伯以勝爲惡此弗勝故爲大〔疏〕注克勝也○詩小雅小宛飲酒溫克傳克勝也禮記禮器云我戰則克注克勝也荀子大略篇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注克勝也○注鄭伯至爲大○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是鄭伯以勝爲惡也彼以勝爲惡故此弗勝爲大通義云不能納糾不言弗克納知此言弗克者大之也先言納接菑于邾婁者致晉君之意也復言弗克納專卻缺之義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注〕據伐齊納子糾恥不能納〔疏〕注據伐至能納○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其言伐之何之也然則弗克納者蓋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疏〕穀梁傳是卻克可以克而弗克之辭也晉也與此異左氏又以爲趙盾陳樹華云下十五年至宣九年卻缺兩見穀梁作卻克乃傳寫之誤左傳亦云以諸侯之師入百乘納接菑于邾婁

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注〕沛有餘貌〔疏〕注沛有餘貌○毛本俱誤據公羊問答云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疏〕注言俱至正性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性之正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

有餘貌○廣雅釋詁沛大也漢書五行志沛然自大楚辭九歌沛吾乘兮桂舟孟子梁惠王云沛然下雨音義沛字亦作霈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霈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霈謂大雨也大雨卽有餘意經傳釋詞若猶然也易乾九三夕惕若厲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巽六二用史巫紛若若義亦同也

晉出也貜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疏〕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問答曰此卽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也按爾雅出與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襄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以出爲外孫者爲同爲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云康公我之自出時已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傳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皆謂女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皆可謂之出爲其出嫁後所出也

子以其指〔注〕指手指〔疏〕注指手指○說文手部指手指也舊疏云子謂卻缺言子以手指指麾于邾婁令使納接菑也此說迂回子以其指蓋欲令以指喻也喻義在下

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注〕言俱不得天之正

附贅懸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
附贅懸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疏云舊云子
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蕃猶人之四
指玃且猶人之六指皆異於人故曰俱不得天之正性也通
義云謹案子稱卻缺也凡以手計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爲
四偏屈五指還伸小指則爲六此軍中遙相語舉手小指以
示卻缺言接蕃比之於指如計四數者然也玃且如計大數
者然也其實皆以小指喻庶孽爾讀書叢錄云按疏以其手
指相似則接蕃猶人之四指離左手言之則爲第一指故下文云
玃且也長按洪氏迂回孔義較是然與何義俱不得天之正
性不合故舊疏引舊說以四指六指者喻之也其舊疏云地
四生金于西方地六成水于北方皆非天數子以大國壓之
也言此者喻皆庶子矣亦未是於以指何涉

注壓服也服邾婁使從命〔疏〕釋文壓於甲反服也校勘記云
加土○注厭服也○荀子正論云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
注厭然順服貌禮既夕記纓條屬厭注厭伏也後漢書桓榮
傳胡廣傳注並云厭伏也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

注設齊復興兵來納玃且亦欲服邾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者〔疏〕

正以齊亦大國故也時晉霸中衰
故邾婁人以理與勢並舉卻之

貴則皆貴矣〔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疏〕注時邾至體敵○左傳邾文公元妃
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
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弃晉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
之義也莊十九年傳云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不再
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故聘婚未往而死媵仍當往以示
不再娶之義邾婁元妃卒後復娶于晉衰世諸侯不能如禮
也玃且適子之位已正晉人欲以庶奪嫡
邾婁人不敢以嫡庶名分卻之故曰貴則皆貴也通義云皆
六國外孫故言皆貴此對晉人爲婉遜辭云爾是也舊疏云
蓋皆是右媵之子或是左媵之子言非姪娣所生也非注義
如左右媵則自有定序見隱元年注不得以長幼論也注明
言再娶與左傳合非所謂左右媵
也亦非以姪娣與二媵較貴賤也

雖然玃且也長〔注〕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唯當以年長故立之〔疏〕隱元年傳立子以貴
長也邾婁君兩娶本失正不以長既皆貴故以
性其實玃且正接蕃不正注正適
注正適也是也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注〕如邾婁

人言義不可奪也故云爾〔疏〕校勘記出爾克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爾克誤倒穀梁傳曰弗克納未伐而曰義不可勝是也按邾婁人言而退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注〕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力而勞師爾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爻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曷爲繫之以吉者蓋有過則改聞義則徙善之大者非徒无咎矣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格言學者詳之救左傳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注云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也惟以爲宣子事爲異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疏〕通義云據傳言卻缺卑師少文貶曷爲貶〔注〕據趙鞅納荀躒不貶〔疏〕注據趙至不貶○即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彼疏云卻缺納不正貶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正以納父罪不至貶也是其義也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疏〕繁露王道云大夫不得廢置君君又云觀於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今本君下衍命字非也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絳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杜預取以說左氏按興師伐國皆所甚惡春秋何不概貶之稱人況納接菑事必受君命專責之帥師無是理也曷爲不與〔注〕据大其弗克納實與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疏〕通義云弗克納者與之實也稱人者不與之文也文曷爲方伯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卻缺也不氏者本當言邾婁接菑見當國也〔疏〕注不復至道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救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經皆實與文不與傳皆云上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諸侯得天子錫命即可專征伐且保伍連帥本有相救卹之道是諸侯憂天下

宜也與大夫不同故得發彼傳○注明有至專也○舊疏云言大夫若有專廢置君者卽是亂義故曰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正由大夫不得專廢置故也○注接薔至缺也○舊疏云據僖二十五年納頓子繫頓也按接薔進退在卻缺故不繫以邾婁也卻缺之宜貶愈見左氏家劉炫云已云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接薔也然則瞞亦去衛納時亦未得國何爲繫之衛與○注不氏至國也○舊疏云據宣十一年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皆言氏也僖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齊也此本當言邾婁接薔當國如齊小白例因本未得國而又見絜于卻缺與鄭段亦異故去其國見義不得更氏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絕卒之者爲後齊脅魯歸其喪

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尚爲大夫〔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甲申月之十二日通義云日者罪不若弒君重穀梁傳曰其地于外也○注已絕至大夫○上八年公孫敖奔莒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則絕其大夫公子慶父臧孫紇之屬是也則不得書卒今敖書卒故解之脅歸其喪卽下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是亦爲內諱義也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以不任大夫也疏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是以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非大夫故也公孫敖出奔視被黜重矣當絕尤不當卒書卒茲卒之故爲內諱文使若尚爲大夫也大夫者以臣子以義去者君有不絕其祿之事禮記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白虎通引援神契云臣衍放于郊君不絕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是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何〔注〕據弒其君之子奚齊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之者弒成君未成君俱名問例所從也〔疏〕注據弒至齊也○卽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弒未踰年君之號也亦弒未踰年君不言弒其君而引先君冠子上與此殊故據以難○注連名至從也○春秋之例弒成君未成君皆名成君名者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之屬是也未成君名則此及哀三年齊陳乞弒其君荼是也此若止問弒其君嫌僅問未踰年君何以稱其君故連名問之正以問例所從也據下傳意則從成君例矣**已立之已殺之**〔注〕商人本正當立

恐舍緣潘意爲害故先立而弒之疏通義云己已商人也已
己手刃之與里克殺君之子而不自篡者異齊世家云舍之
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死陰交賢士
附愛百姓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弒舍自立是其事
也惟以商人爲昭公弟用左氏義○注商人至弒之○舊疏
云正以弒舍不書日見不正公羊以商人爲潘之適舍爲庶潘立舍立商人未定商人緣
潘有廢立意故先立舍而害之也
則與左氏叔姬無寵情事亦殊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注惡
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不解名者

言成君可知從成君不日者與卓子同疏繁露精華云春秋
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已立之已殺之
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
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
號詳見之也○注惡商至所爲○正以已立之已殺之是懷
許無道也春秋貴信而賤詐故於商人尤賤之通義云後商
人遭弒且爲責討賊成之爲君不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嫌
商人有可立道故正名之成舍爲君而見商人賤爲賊也按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

弒也注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弒也義亦同彼傳又云商人其
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注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
平亂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
國氏明不以嫌相代是亦以舍立不正也已成舍爲君商人
不以國氏其罪惡已見矣○注不解至子同○僖十年春晉
里克弒其君卓子注云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正以
成君例書日此不日故與彼同通義云不日者弒未踰年君
正例也然此已成舍爲君則不得同未踰年君例也不解名
者僖九年注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弒君名未明也彼意以
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爲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
之屬爲若被弒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故將名連弒
問之此不解稱舍之義以上言其君明從成君被弒之故也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來奔何無聞焉爾疏以子哀爲書字爲無聞隱二年注

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救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
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
帛故有所失也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疏引舊解
云失之者謂其未達稱子之意與公羊無聞之義同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注〕此問諸侯相執大夫所
稱例〔疏〕穀梁傳注云單伯魯大夫按莊元年有單伯逆王姬
例○事具下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
之晉人執行人叔孫舍是也〔疏〕注以其至是也○見昭二十
公羊無傳其爲銜奉國事至晉明也三年彼年正月叔孫舍如晉
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疏〕即此
十七年齊人執鄭詹是也其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雖爲
國事然辟軍之道其罪由濤塗自致也○注分別至其本○
校勘記云浦鏜云當各字誤倒穀梁傳曰齊
人執單伯私罪也所謂罪惡當各歸其本也單伯之罪何道
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注〕時子叔姬嫁當爲齊夫人使單
伯送之〔疏〕校勘記出淫乎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乎誤于穀
梁傳曰單伯淫于齊齊人執子叔姬叔
姬同罪也○注時子至送之○公羊與穀梁同穀梁疏云單
伯是天子命大夫魯人遣送叔姬未至而與之淫左氏以叔

姬爲昭公妃單伯爲天子大
夫爲魯請叔姬與公穀異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
子叔姬注〔疏〕注據夫人婦姜繫公子遂○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是也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注〔疏〕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
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書單伯如齊者起送叔
姬也齊稱人者順諱文使若非伯討〔疏〕注深諱至執者○穀
梁疏云王則闇於取
人之術魯則失於遣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再舉齊
執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爲諱也按內辭者爲內諱辭也
舊疏云欲決隱二年冬
諱者正以子叔姬有罪故也言以起道淫者謂深諱不言其
歸卽是以起道淫之義何者若更爲小事見執何須諱其歸
于齊今不言歸于齊而與單伯俱見執明其在道與單伯淫
于歸事不醒醒矣或曰不書歸于齊者深諱其起道淫故也
何者若言叔姬歸于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卽有道
淫之理也按或說亦通蓋正爲魯諱道淫何爲又起之與○
注書單至姬也○不書叔姬歸于齊但書單伯如齊卽書齊
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則單伯送叔姬自見道淫亦可見

所謂微而顯也○注齊稱至伯討○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單伯叔姬有罪嫌齊執爲伯討故稱人不以伯討與之順諱文也通義云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孔說亦可從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於三世之黨亡亂結盟故不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夫官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疏〕注月者至秉政○泜盟來盟皆時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此月故解之大夫秉政者舊疏云郎公子遂是也○注宋亦至之黨○上八年傳云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謂慈父王臣處曰也彼注云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是爲人君之蔽也○注三亂至信辭○校勘記云三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此本三字剜改當本作二舊疏云春秋之例凡莅盟來盟例皆書時欲見王者當以至信先于天下故也是以桓十四年注云時以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是也今而書月故言不與信辭耳○注不稱至大夫○舊疏云正決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文矣宋無大夫者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皆云宋三世無大夫者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皆承上官舉而復加名氏者來接乎內錄之也按大夫之義例不官舉上八年書殺司馬司城來奔以官舉見宋之亂此亦宜止官舉而詳錄華孫者正以見華孫無惡書月不書時專以起宋亂故不與信辭也穀梁注范泰亦以錄名以存善惟其解稱官爲異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注〕據齊人來歸子叔姬〔疏〕注據齊至叔姬○下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是也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箭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將送也爲叔姬注惡魯類故取其尸道編輿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

不可言來也不月者不以恩錄與子叔姬異〔疏〕校勘記云脅本閩本同監毛本我誤物○注筍者至曰筍○校勘記出以我唐石經鄂此本閩本同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北九經古義云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貰高篾輿前服虔曰篾音編編竹本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韋昭音如頻反云如今輿牀人輿以行郭璞三倉解詁云篾舉土器音部典反按服虔云如今峻峻即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輿唯服子愼與何邵公合蓋目擊之與耳食異也今按釋文云筍音峻與服義合又引韋昭音如頻反通志本無反字是也說文竹部篾竹輿也峻與筍篾古音通段氏玉裁注云公羊史記說文輿皆去聲亦作轝段又云按左氏傳陳奄楊楊者土轝漢五行志作輦是楊乃輦之或字也史記河渠書山行則楊韋昭曰楊木器如今轝牀人舉以行也然則周禮輦之制四方如車之輿故曰舉或作轝或駕馬或人舉皆宜用之徙土則謂之土輿即公羊之筍左氏之篾輿也用之舁人則謂之橋也禮經輴軸即輦字之異者注云拱柳如長牀是也然則筍狀如輦但以竹爲之或馬引或人舉未可知耳通義云筍未詳舊云取其尸置編輿中敖死已閱八月豈得尸猶可致此

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爲池容得有筍名即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阜者與劉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篾輿前韋注輿上當有篾字說文云篾有竹木之異而爲今之轎無疑也從木則爲榹爲筍爲篾也漢書嚴助傳乘輿而險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絶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是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絶水乎如師古說是轎爲輿牀即今之肩輿也按楊即輿牀也權楊音近故本紀作權檴作橋亦是叚音之字橋輿轎同南齊書薛淵傳淵從駕乘虜橋先是敕羌虜橋不得入爲有司所奏免官見原虜橋作楊權作橋音義展轉相通謂如今之肩輿或竹或木或有帷無帷其制率相似唯此傳筍不得以肩輿目之無論敖死已數月即甫死之尸亦無載以肩輿之禮當如史記注服章郭三家之說或如拱牀若長牀人舁以行者筍字从竹當以竹爲之或兼用木非生人所用之具也惠孔二家說近是俞氏樾曰公孫敖之死至此已閱八月豈其尸猶可置之編輿中何解非也今按筍者以橫木縣其板使人舁之也其名蓋起於筍虡之筍攷工記梓人爲筍虡鄭注樂器所縣橫曰

荀從曰虞凡事理之相近者名卽相通橫木以縣鐘鼓謂之荀故橫木以縣棺亦謂之荀試比類以求之牀前橫木謂之杠說文木部杠牀前橫木也而橫木以渡水亦謂之杠孟子離婁篇十一月徒杠成是也車前橫木謂之扈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扈車前橫木也而橫木舉鼎亦謂之扈士冠禮設扈鼏是也皆其例矣釋文荀音峻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賈高徯與前服曰篾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陸氏音荀爲峻益本服氏之說夫徯與不妨亦有荀名然敖死已久而猶得於徯與尸傳致其尸萬無是理釋名釋樂器曰荀峻也是荀虞之荀亦可讀如峻矣○注將送也○爾雅釋言文詩邶風燕燕云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注爲叔至來也○禮記曲禮云在牀曰尸注尸陳也言形體在白虎通崩薨篇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按敖死已閱八月誠如孔氏所說豈得尸猶可致葢尸柩古通名左傳隱元年云贈死不及尸杜云尸未葬之通稱葢卽取敖柩置編輿中傳送而來也脅曾令受故諱不言來通義云本送柩于竟上迫魯使受非有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孫敖之喪若以禮歸之爲辭爾是也○注不月至姬異○下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正以棄歸之例無罪者月叔姬雖有罪推閔之意猶恩錄之與無罪等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楚人滅庸宋人弒其君商人宣公弒子赤莒弒其君庶其疏〔注〕是後至庶其○舊疏云楚人滅庸卽下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也宋人弒其君處臼見下十六年冬齊人弒其君商人見下十八年夏五月宣公弒子赤十八年冬子卒傳云子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莒弒其君庶其在下十八年冬漢書五行志云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夷滅舒蓼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衞分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丑朔日有食之據歷辛丑六月之二日非朔也同劉歆說也

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疏〕注大夫至解也○舊疏云正以內大夫出聘例書至故也○注不省至至也○舊疏云正以昭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彼是被執而歸省去氏今單伯存氏故解之包氏慎言云絕者謂絕不使爲大夫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但得放棄之賜玦不反也故云使若異單伯至單伯也必矣公羊以其讓國之功除其前之淫罪葢論人君與士大夫異科君與國爲體有功于國其餘小過則略之故齊桓

之姊妹不嫁晉文之納懷嬴春秋皆不之責焉以其拯生民之功大也叔術妻嫂之罪宜絕而其見幾能作舉國授之夏父免數世爭篡之禍以隱桓之事衡之則術之當幾立斷而不受辱其智爲不可及矣故春秋卽其絕于邾婁者通其子孫於天下功罪並見言如叔術者乃可免於誅其子孫乃可不以先人爲辱耳聖人目覩時變舉一叔術爲鑑非惡叔術也以爲如此而不免於誅則誅之不勝誅矣解詁箋云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辭通義云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父作誦年數亦略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證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以道淫罪重故也按家父之是否一人亦未可定計莊元年至此八十三年莊元年已能奉使逆王姬亦須二十而冠後則應一百餘矣至此尙在而能如齊且道淫叔姬此必無之理其非一人可知其書單伯至自齊應仍是順諱文使若單伯以他事如齊今未歸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疏〕包氏愼言云六月又書戊申月之九日也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注〕據甲寅齊人伐衛日伐也〔疏〕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此人而言伐故弟子據而爲難通義云晉强而蔡無備至日卽入其國也○注據甲至伐也○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辰齊人伐衛是日伐也〔至之日也〕〔注〕嫌至日伐不至日入故曰入也主書與甲寅同義〔疏〕通義云至日入意未顯○注嫌至至入也○正以若不書日在入蔡上嫌至日伐不至日入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此與甲寅同義蓋亦以卻缺今日至便以今日入故書日以起其暴也按勘記出故曰入也云鄂本同盖誤閩監毛本作日穀梁疏以伐入兩舉爲伐而不及入日非

秋齊人侵我西鄙〔疏〕左傳本無秋字者脫文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齊人上有秋字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至而知○上七年秋八月公會盟都不可得而知〔疏〕注不序至而知○上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聯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爲諸侯所賤薄不見序故

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然則此若序若日則七年之諱見而恥著故仍順上諱文不日不序作爲不可得知之辭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爲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錄內而略外無略內而略外者明不序意非以諸侯不信而略之外公會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注據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言來疏注齊人至言來○見上閔之也注閔傷其棄絕來歸疏通義云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繫齊人爲別異耳無罪痛之曰閔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言齊人不以棄歸爲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疏穀梁傳曰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欲其免也注凱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有罪之人猶與貴稱書之曰子者蓋父母之恩欲免罪也以彼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之也故也○注孔子至親也○見論語子路篇白虎通五行云父爲子隱何法法水逃金也鹽鐵論周秦篇云父母之於子雖有罪且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按今律有親屬相爲容隱條凡同居若大功以上親有罪相爲容隱皆勿論亦此義也春秋決事云春秋之義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甲宜匿乙是也舊疏即言來以閔之是也○注言齊至發明○校勘記出令與云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令作今舊疏云若以棄歸爲文即言子叔姬來歸不言齊人即宣十六年鄫伯姬來歸之文是今言齊人來歸故謂之同文也言相發明者言教爲齊所惡而來歸之○此亦爲齊人所歸之故曰相發明耳按公孫敖言歸子叔姬言來歸而曰同文者書來與否內辭辭其爲齊人歸者同也知亦爲齊人所惡故相發明也○注叔姬至恩也○上四年始逆婦姜于齊知不得有女出適故以爲文公姊妹下十六年夫人姜氏薨十七年葬我小君聖姜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是時文公母在也通義云子叔姬文公母妹而以父母言之者爲內明義孝子當緣父母意恩閔之也爲人子者通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乎天下矣○注月者至罪例○舊疏云正以棄歸之例有罪者時宣十六年秋鄫伯姬來歸是也無罪者月成五年春王

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通義云凡來歸無罪時有罪月
子叔姬有罪矣而猶若不欲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
恩治恩不本義私恩也雖有法度不
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於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爲之
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
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猶不致其愛朋友等
夷猶不得其睦將於君乎何有故春秋葬原仲無譏而子叔
姬之罪不盡其辭焉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於子叔姬見兄
弟之至按孔氏之論甚洽惟以有罪月無罪日與注反不若
仍從注義鄭伯姬杞叔姬事皆無考罪之有無原無自知然
此經既恩閔之固宜從無罪例則書月爲
無罪也蓋有罪時無罪月即以詳略分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者何恢郭也注恢大也郭城外大郛疏注恢大也○說文
心部恢大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恢大也又引蒼頡篇恢亦大也楚辭守志
云配稷契兮恢唐功注恢大也亦作豃廣雅釋詁云豃大也
是也○注郭城外大郛○管子度地篇城外爲之郭釋名釋
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意林引風俗通云郭大也又華
嚴經音義引風俗通云郭之爲言廓玉篇引白虎通云郭之
爲言廓也大也詩大雅皇矣增其式廓釋文本作郭爾雅釋
詁廓大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城郭之所占幾何曰匠
人營國方九里爲井八十一爲夫七百二十九逸周書作雒
篇城方千六百二十丈爲一里其丈數易里數
正相符郭之大者爲郛作雒篇曰郛方七十里則爲井四千
九百爲夫四萬四千一百其下云南繫洛水北因郟山則郛
大小蓋因地勢異乎城之有定數也由王之城遞推之公城
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三公之都視諸男城
亦如之當爲井九爲夫八十一以差而下卿之城當方一里
旁各加五分里之二爲井三爲夫二十七強大夫之城當方
一里爲井一爲夫九也祭仲之論都城云大都不過參國之
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折內外通行之郭所占皆無考以
孟子國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推之則郭之夫數當四倍于
城強也入郛書乎曰不書疏舊疏云按諸舊本此傳之下悉皆
無注有注云圍不言入入郛是也若
者衍字耳通義云傳言楚子勝乎皇門經但書圍鄭是也若
旁徵左傳則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郛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郛
經皆不書是也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注譏使若爲同姓見入
郛故動懼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注齊侯魯
魯實爲子叔姬故動懼失操云爾鄉者不去幾亦入我郛故

舉入郛以起魯恥且明兵之所鄉苟得其罪則莫敢不懼〈疏〉通義云我數被齊兵聞其入曹郛恐懼震動故書以見文公微弱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注〉據序上會也連盟何者嫌據盟〈疏〉注據序上會至據盟○舊疏云據序上會何得弗及盟乎是以問之嫌據盟者嫌直據盟問之通義云據鄭伯言逃歸不盟按與彼不相比附無爲據之也不見與盟也〈注〉與齊期盟爲叔姬故中見簡賤不見與盟侮辱有恥故諱使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故言齊侯弗及亦所以起齊侯不肯

〈疏〉注與齊至與盟○舊疏云使若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訖即棄之而去齊侯不及盟傳言不見與盟必爲中見簡賤受侮有恥故經諱其辭也○注亦所至不肯○舊疏云若直言不及盟文體已具足見不得盟矣而更言齊侯不及何欲道是時不肯盟者是齊侯也若直言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不及盟不妨行父不及無以見齊侯不肯矣按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

聞是亦以齊侯不肯也但不以爲爲子叔姬耳通義云齊侯不肯盟也弗及者言齊弗汲汲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視朔謂說在六年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教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爲重常以朔者始重也〈疏〉注視朔說在六年○上六年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是也○注不舉至爲重○校勘記出于廟先受朝政云鄂本朝作朔此誤又出朝廟禮也云鄂本禮作私此誤因形相近也閩監毛本改作禮又出故以不視朔云鄂本作故不以非是上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不舉不朝廟故解之視朔重於朝廟舉以該輕也明皆不舉也○注常以至重也○校勘記云諸本同誤倒鄂本作重始當據正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常以至始也則本作重以不在年初一受之而已必以月之朔日受之者重月之始故故也

公曷爲四不視朔〈注〉據無事也〈疏〉注據無事也○正以此經之事故也公有疾也〈注〉以不諱舉公如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

也〈疏〉左傳亦云公四不視朔疾也○注以不至有疾○校勘記出如有疾云鄂本如作知此誤按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則不視朔大惡也公有疾乃復是也○何言乎公有疾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不視朔〈注〉據有疾無惡也〈疏〉注據有至惡也○舊疏云卽昭二十三年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者是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注〉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之禮已後遂廢者正取此書也○注有疾至朔也○舊疏云卽鄭氏云魯至文公四不視朔通義云自二月朔不視朔凡歷四朔至是書者四月以前本爲有疾五月朔疾已愈矣故特言之以起無疾不視朔之始又引胡康侯曰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穀梁注亦云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江氏永鄉黨圖考云自文後視朔之禮亦非盡廢或行或否故至定哀時有司猶不敢去其羊但不行之日爲多故子貢欲去之襄二十九年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則此時公若在國猶朝正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注〉言無疾大惡不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疏〉注言無至言也○通義云內大惡不可言故雖譏始猶不顯言公始不視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疏〉左氏作鄑丘穀梁作師丘鄑犀師古音義通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正本作蔕丘故賈氏云公羊曰蔕丘穀梁曰師丘今左氏經作鄑字經義雜記曰釋文作犀丘則唐以來本不作蔕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爲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兒正本與賈景伯合也水經注潁水篇細水又東南逕鄑丘者也秦伐魏取鄑丘謂是邑矣杜云鄑丘齊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說文邑部鄑新鄑河南縣前漢志同續漢志曰汝南郡宋公國周名鄑丘漢改爲新鄑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段氏玉裁云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鄑丘是其地今安徽潁州府城八里有城故新鄑城也方輿紀要新鄑城在潁州東八里有土阜屹然高大謂之鄑城按公子遂會齊侯之地當从杜說顧氏棟高本之故公羊正本作蔕丘也後人見左氏作鄑丘因以汝南地當之彼別一地也穀梁作師者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比趙策作師比

葢蓋犀鄆師無一定也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辰月之六日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未月之十日
毀泉臺
泉臺者何郎臺也〔注〕莊公所築臺于郎以郎譏臨民之漱浣○莊二十一年築臺于郎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是也注意以于郎譏臨民之漱浣此曰泉臺是一地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注〕未成時但以地名之〔疏〕謂莊三十一年既成爲泉臺〔注〕既成更以所置名之〔疏〕謂此名泉臺故也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毀泉臺兩書〔疏〕通義云各有譏義故築毀兩書自非兩譏卽見者不復見也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注〕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築毀譏同知例皆時〔疏〕穀梁傳曰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注但當至惡也○

後漢書楊終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以其無妨害於民也不若何氏義切○注築毀至皆時○舊疏云知例皆時者正以此經文承月下恐蒙月故如此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疏〕水經注江水篇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是也杜云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城尚書庸地在漢水庸故城爲庸國地當四川陝西湖廣三省之交界說文邑部鄖南夷國段注牧誓有庸蜀二志漢中郡皆有上庸縣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故上庸城尚書庸地在漢水之南南至江尚遠僞孔傳云在江南非也按僖二年傳曷爲使虞首惡注據楚人巴人滅庸蓋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然則此楚秦之傳亦不見巴首惡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處臼〔疏〕左氏穀梁作杵臼史記宋世家亦作杵臼公羊此及僖十二年陳侯名亦作處臼杵正字處段借也

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疏〕稱名氏者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桓二

年宋華督弒其君與夷之屬是也不稱名氏者
此及下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之屬是也 大夫弒君稱
名氏賤者窮諸人注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疏注賤者至稱人
○繁露順命云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又
云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人弒其
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弒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
攻而殺之古乘與甸通周禮稍人掌巨乘之政帥甸徒乘
是時昭公田孟諸故襄夫人使稍人帥乘攻而殺之乃下士
謂之賤可以君祖母之尊又王姬之貴號令於其國國人莫
敢不從謂之賤不可也自古婦人不與國政婦人而與國政
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朱子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
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
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
筆後世君母臨朝擅廢置其君者當以春秋為鑒焉按窮者
極也大夫弒君其賤極於降稱人人者士之正稱若闇弒吳
子餘祭盜殺蔡侯申則又不在大夫士之科矣繁露
又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闇盜而已是也 大夫相
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
別死刑有輕重也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

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脰故重者錄輕者略也不曰者內
要略賤之疏閩監毛本於此下有注云賤者窮諸人者言士
者窮諸盜者言士之賤名不過于盜故也共四十二字在降
大夫使稱人之上鄂本注無之係疏文誤入十行本繫此四
十二字於上毀泉臺傳疏故如此解下亦誤詩小雅巧言云
君子信盜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盜正義傳
言窮者盡也弒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
以下更無稱也○注降大夫至重也○注意大夫弒君稱名氏
賤者則降同士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則降同士稱盜也
以大夫已降稱人故士降稱盜也○注無尊至刎脰○校勘
記出刎脰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脰改頭按釋文作頭云如字
本又作脰音豆九經古義云無尊上漢律所云罔上不道也
非聖人漢律所云非聖無法也不孝者商書曰刑三百罪莫
大於不孝見呂覽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風
俗通曰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見赦不免又有不
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斬首梟之者梟當作縣玉篇云賈侍
中說縣謂斷首倒縣也野王謂縣首於木竿頭以肆大辠秦
刑也云無營上犯軍法者陳羣新律序云廢律有乏軍之典
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
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胡建案軍法曰正法屬

將軍將軍有罪以問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云殺人刎頭者高祖約法三章所謂殺人者刑焉何氏所據皆本漢律漢律已亡舉其大略如此耳公羊問答問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从梟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傳奴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甯風棘上梟首濫觴於此後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曰趙人斬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為逆發覺要斬夷三族高祖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自刎注引公羊傳云公逐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割也何氏所據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也解詁箋曰傳有誅絕之例易有焚如之象周官有辜之之制此所謂死刑有輕重也梟首斬要秦法耳按易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說文引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去不順忽出也或从炙倒古文学即易突字考炙正梟首之象與不孝者斬梟合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則又依周禮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而作此刑者也○注故重至略也○舊疏云謂大夫大夫弒君罪重故稱名氏責之深若故降稱盜者義之輕重然也義或然也○注不日至賤之○通義云不日者從失德之君不日卒例也按內娶亦失德之一也義與上七年王臣卒同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疏通義云討弒君不月者無功不得從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癸亥月之五日聖姜二傳作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未月之二十六日

諸侯會于扈疏通義云復不序者為前扈盟公失序故終文之篇不序按穀梁傳范云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年同

秋公至自穀疏通義云穀內地前所取諸齊者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按此後齊未來伐明得意也

冬公子遂如齊疏校勘記出公子遂如齊云唐石經鄂本上有冬字此脫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丁丑月之二十四日穀梁傳云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疏〕通義本作嬰音義嬰舊同左氏經作罃茲從昭公五年注校改○注秦穆至其賢○舊疏云正以秦是戎狄春秋外之往前以來未錄其卒今乃始書故以賢解之而左氏爲康公者與此別穀梁無解通義云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爲一故從小國例也賢繆公未見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緣之按如傳義則使遂來聘之秦伯仍是穆公孔氏據左氏改公羊可以不必解詁箋云秦穆公子康公也至此卒者因穆公之賢且此接內也考左氏及太史公紀表書皆以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終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遂十二年使遂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爲賢繆公能變追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踊賢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書於經者詩刺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爲典且嫌於僅以康公接內錄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矣按劉說非是賢繆公能變何爲賢於康公之世不得援善善及子孫爲說吳札自以賢札上推吳子所謂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與此亦不相比附滕侯以先朝新王得褒亦不得引以爲例秦俗用人殉葬延及始皇猶未變革何知康公能變其俗況賢自宜不從亂命乃以康公之失近削繆公之卒殊失經旨要之說公羊止可以公羊爲主公羊既左氏史記爲調人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注〕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宜當坐弒君〔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戊戌戊月之十六日通義云謹案左傳弒之者公僕邴歜與其驂乘閻職是賤者稱人例也商人篡不去日處臼去日者商人罪已前見宋昭無道未有見也又篡明當葬知不葬懿公者亦從不討賊例按孔說是也何云齊人以君事之討賊也○注商人至弒君○校勘記云齊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弒君閻監毛本同鄂本且作宜當據正疏已作以且亦作宜古已以通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帥師侵陳傳趙盾弒君賊此其復見何注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故解之正以春秋之義弒君之賊皆不復見以宜在誅絕之科商人自立爲君齊之臣民已君事之君臣名分已定故今宜坐弒君之罪與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殊也且又見商人弒君舉國

不討書以責臣子也莊二十二年肆大省注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意亦謂商人弑君臣子宜討既靦然事之則宜成其爲君今而弑之當坐弑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疏包氏愼言云六月癸酉月之二十二日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注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

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疏注不舉至內也○毛本二誤五舊疏云書事舉重春秋之常今而悉舉上容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若亦是古舉重之義也又云外大夫未既葬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內也正以出聘宜卿爲使大夫爲介今內卿位大責重政事是出故也通義云既舉故解之穀梁傳曰使舉爲介故列而數之也者亦有並見者於內唯有此經之文故知正是重錄內也二卿並出虛國家廢政事以卿位大責重政事是出故也通義云遂謀弑赤而請于齊赤母本齊大夫女非正君甥故未見拒也使舉上客而不舉介獨此列數之者著得臣之黨于遂而與聞乎弑也與後不日卒相起其罪乃顯義各然也解詁箋云不舉重者著得臣之與聞乎弑也子赤齊出也故爲宣公如齊許賂非子赤使之也子赤弑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于卒也去公子得臣與聞故于卒也去日以明首從分別也重也行父不與聞故從日卒正文按行

父不討賊復如齊定宣公不得謂無罪春秋蓋以行父雖卿非當國之臣政在公子遂或量力不責之與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疏通義云既葬不名何以不日注據子般卒日疏注據子般卒日○卽莊三十二年書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隱之也疏繁露楚莊王篇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何隱爾弑也疏釋文弑作殺音試下及注同今本亦誤作弑弑則何以不日注據子般卒日疏注據子般卒日○以子般亦被弑而日故據以難不忍言也

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疏注所聞至般異○舊疏云正以子般爲所傳聞之世故也莊三十二年注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與此注文相足隱元年注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於所傳聞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是所聞世故子般忍言其日而子赤不忍也通義云世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繁露又云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是也穀梁傳云子卒不日

故也穀梁不傳
三世之義故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注〕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復反〔疏〕注歸者大歸也○左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詩邶風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箋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其事與哀姜夫同亦夫死子弑賊人立時州吁未討也以歸甯有時而反此卽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是也彼爲內女設例故有來也○注夫死至去也○鄭本殺作弑紹熙本同當據正史記魯世家云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俀俀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俀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左傳亦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注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又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注引泰曰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此注云賊人立無所歸留明宣公不能事也○注有去至復反○舊疏云正以常事不書故也按莊二十七年大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哀姜不在七棄之科然夫死從子子弑賊立義無可從故有去道也書者重其事也鄭覽引春秋決事云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卽嫁甲欲皆何法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不當坐按董生特以夫人姜氏可以如齊以例夫死無子者可以更嫁非謂夫人姜氏更嫁也婦人無專制故今律凡婚娶有違者皆罪坐主昏也解詁箋云不日者無與別有罪無罪

季孫行父如齊〔疏〕春秋說云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弑子赤者非獨襄仲行父亦與聞焉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不可者獨叔仲魯之正卿也亦加叔仲一人耳故身死而名不顯季孫行父立及襄仲死宣公薨行父以爲不可則子赤焉得弑宣公焉得襄仲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則行父乃以殺適立庶歸罪兼與其事明矣按惠說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與愚謂是也蓋此亦

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何〔注〕據莒人弒其君密州〔疏〕注據莒至密州○即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州是也稱國以弒者眾弒君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疏〕注一人至絕也○左傳載釋例引劉賈許頴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按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失眾當絕惡及國朝不知何指若以爲惡及卿大夫則稱國以見君罪非春秋尊尊之旨也穀梁傳注傳例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是也疏引舊解稱國者謂惡及國人并惡及卿大夫稱人者謂失心於民庶也乃涉於賈逵之說○注例皆至之也○通義云所當蒙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始見卒例舊疏云謂失眾而稱國以弒者皆書時以略之即定三十年冬薛弒其君比之屬是也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者亦是稱國而書月者彼非失眾是以何氏云不書闔閭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于兄弟自相弒讓國闔閭欲共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月者非失眾見弒故不略之者是也按何義甚明不必如孔說

子汝恭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四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宣公第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宣公第七卷六左傳釋文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公子母敬嬴譙法善問周達曰宣魯世家文公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俀俀私事襄仲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俀是爲宣公徐廣曰俀一作倭何氏以宣公爲僖公妾子公羊敬嬴作頃熊則楚女矣與史記左傳並殊按新序七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劉向習穀梁則穀梁亦以宣公爲僖公子矣禮記檀弓云遇懿伯之忌敬叔不入下云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鄭注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考懿伯爲孟獻子之子獻子爲桓公子慶父之曾孫自桓公至懿伯六世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娶頃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嬰齊嬰齊生叔老老生弓是爲敬子敬子卽敬叔自桓公至敬叔七世懿伯正爲其叔父是宣公爲僖公子明矣倭俀委古音同作接者恐是譌字孔疏引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今史記作俀孔氏所見或卽徐廣所見本無作接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注〉桓公篡成君宣

公篡未踰年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疏〉經義述聞云其意上當有如字桓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何注曰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若無如字則文意不明蓋寫者脫去耳唐石經已然按王說是也注明云故復發傳明與彼傳同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亦是重發傳喪服臣爲君斬衰三年爲踰年君無服故嫌篡成君與篡未踰年君異然雖未踰年君位已定臣子之分義無所逃故罪之如一也故閔繼子般不書即位是其正也通義云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者既於桓示法則從同同可知故得以所聞之世殺其辭也義或然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注〉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成其文

也有母言如者緣內諱無貶公文〈疏〉通義云娶聖姜之黨知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於服術本徒從也聖姜既薨故不以娶功緦外屬譏矣○注譏喪至文

也○舊疏云何氏以爲人君喪娶宜有貶刺之文若其吉逆使卿者宜書譏之見不親迎而已即叔孫僑如之徒是也今公子遂爲君喪娶宜去公子之經書之者正以公子遂本弒君大惡之故諱去公子即似隱四年十年公子翬之類是以不得成其貶文若然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亦譏喪娶之經而不去公子者彼是喪未畢納幣爲失禮猶淺此乃初喪逆女固當合貶即下八年注云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者義亦通於此按此如隱二年書紀履繻來逆女同故止是譏不親迎爾文公逆女在四年二年冬始納幣猶以其圖婚在三年內譏之此則三月已逆女上尚有納采諸禮在前喪已明又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不必再去公子又恐觸諱仍不見其貶喪娶文也○注有母至公文○舊疏云下八年夫人熊氏薨又云葬我小君頃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是其有母也舊疏云母不命使者婦人之命不通四方何得言如作內使之文者正以緣內無貶公之文故也何者若其去如則嫌宣公喪娶爲絕賤不成爲諸侯然也正緣此事不得去如也若然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所以不嫌莊公不能貶蓄絕而賤之者彼告糴之事可以通臧孫而已此之私行此大夫不外娶無通逆女紀伯有母不稱母通使文故但書履繻來逆女而已此與內大夫出聘文同言如皆是君使之文若絕去如則當書無通

公子遂逆女于齊嫌爲貶公喪娶矣故仍作常辭言如也穀梁傳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止也皆用公羊家義左傳注亦云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是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疏〕公子遂左傳以爲尊夫人齊氏召南考證云逆女既書而再見是也按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此文蒙上自應單稱其名公羊謂一事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爲難也〔注〕貶曷爲貶〔注〕據僑如以夫人婦姜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下云僑如以氏至自齊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據夫人氏欲使去氏至自齊也○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與此同穀梁以爲遂之挈由上致之成姜〔疏〕注據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注經有至去姜○以傳若但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嫌據僖元年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爲難也貶曷爲貶〔注〕據俱至也譏喪娶也穀梁傳曰其不言〔疏〕穀梁傳曰其不言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注〕據師還

也〔疏〕注據師還也○見莊八年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彼公滅同姓非師之罪故歸善於師歸惡於公此公喪娶是公之罪非夫人而貶夫人與彼義違故據爲難公之道也〔注〕明下無貶上之義內無貶于夫人〔注〕據俱有諱義〔疏〕注據俱有諱義○舊疏云春秋之道貶之乎夫人與公一體也〔注〕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多爲內諱何故此經不爲夫人諱而矣去氏比於去姜差輕可言故不諱貶夫人〔疏〕禮喪服傳云夫妻一體也又云夫妻胖合也其半以成夫婦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夫者示婦與夫一體也○注恥辱至明矣○舊疏云正以夫人與公共謚知榮辱同矣通義云服子慎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穀梁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蓋本之服義○注去氏至夫人○校勘記出此於去姜差輕云閩監毛本同鄂本輕下疊輕字舊疏云去姜卽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是也然此不諱者以其輕而僖元年去姜則重矣亦不諱者何氏云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

是也按哀姜罪重春秋以王法正之故魯臣子不得申其私恩待以夫人禮貶去其氏以示絕故雖重亦不譏也與此不譏諱有輕重之殊其稱婦何〔注〕據桓至稱夫人姜氏至自齊不稱婦是也有姑之辭也〔注〕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繼重在遂因遠別也月者公不親迎危錄之例也〔疏〕詩衞風氓云三歲爲婦傳有舅姑曰婦正義公羊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于舅姑是也穀梁傳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舊疏云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與此違者兼二義也言在途見夫而服從夫故謂之婦至國對姑而服從姑是亦謂之婦矣○注有姑至言之○有姑當以婦禮至文四年僖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及此年逆婦姜于齊成十四經是也無姑當以夫人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下緜之是也以婦禮至者昏禮記士禮有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又贊醴婦又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是也未知諸侯夫人其禮若何以夫人禮至者則莊二十四年注云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是也○注言以至別也○校勘記出見繼重在遂云閩監毛本同按繼當讀爲繫解云故言見繫重在遂桓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此言以故爲行遂意也舊疏云遂以夫人者欲見夫人是時進止由遂故言見繫重在遂也因遠別者舊疏云若不言以直云遂夫人則嫌怪夫人男女無別故云因遠別也○注月者至例也○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是親迎書時也不親迎危錄之書月者此及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注〕是是衞〔疏〕經傳釋詞曰云爾語已詞也隱元年穀梁傳猶曰取之其母懷中而殺之云爾論語述而篇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無去是蓋猶言無即往是衞焉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疏〕通義云比于專殺猶似近正按謂此其爲近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正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剖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

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
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
繫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
年不敢去〔疏〕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傳曰言其以道去君
而猶未絕也詩鄭風羔裘箋云以道去其君者
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白虎通諫諍篇引援神契曰
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
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
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爲留之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
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
其去也道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
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
度記曰反之以玦其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士無分民也
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曲禮疏引王度記亦云大夫俟放
于郊三年得環則還得玦乃去若然曲禮說大夫士去國之
三月而復服注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矣與此不同者
蓋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行素衣素裳諸禮也又喪
服齊衰三月章有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君傳曰何以
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是皆三年待

放于郊未仕他國長子在國主其祀故未去也按喪服齊衰
三月章言爲舊君者有三一曰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仕焉
而已者也注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故若有廢疾而
次宗所謂恩紀內結實異餘人是也二曰大夫在外其妻長
子爲舊國君注在外待放已去者三曰舊君注大夫待放未
去者又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
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詔於國按後二條一是大夫自爲舊
君服一是大夫之妻長子爲舊君服皆以禮待放君不絕其
祿位不分已去未去言也江氏筠云去與未去皆服故經但
言舊君而不言大夫之在外與在國蓋皆恩義未絕通典引
石渠禮論戴聖謂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
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是也若有罪見逐收其宗廟其妻長
子亦不得留在本國矣孟子離婁篇述爲舊君反服云有故
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
收其田里既云導之出疆是指己去國者其實待放未去而
值君薨與已去而值君薨者皆服齊衰三月也○注古者至
大夫○曲禮上篇文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
重不在刑書是也彼疏引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
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事從周禮說鄭駁之曰
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
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
五刑篇刑不

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据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注蓋以至類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不至郊場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淮南本經訓剖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皇不翔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鳳作皇此加八者俗字○注三年至敢去○校勘記出徽纆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墨改纆疏並同此坎卦上六爻詞也舊疏引鄭氏注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爲蛇蛇之蟠屈如徽纆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爲門闕於木爲多節震之所爲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徽纆寘于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圜土者殺故凶是也然則繫于徽纆以待議罪有三年二年一年之殊已恐陷於三歲不得故待至三年乃去也白虎通諫諍云所以必三年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今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義亦通君放之非也注〇無去是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注聽君不去衛正也〇疏舊疏云此二句皆是今事非古法按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三諫不從復任其放故曰非也大夫待放則上注之自嫌有罪當誅故曰正也○注聽君至正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按注就本經釋之作衛亦可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注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疏白虎通喪服云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說苑修文篇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鹽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喪乎後漢書陳忠傳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之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

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又云周室凌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是以蓼莪爲從軍之詩故大戴禮小辯注亦云困于兵革之詩也蓋三家詩語又荀爽傳對策曰昔翟方進以身備宰相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繁露竹林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禮記喪服四制云門內之治恩掩義以門內之治尚恩行私恩不得行公義故三年不呼其門也○注重奪至恩也○通典引白虎通云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喪不與公役者有二一以重奪孝子之恩也然則臣有大故也故白虎通喪服又云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服不入公門是也○注禮父至從政○禮記王制文按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者彼注云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然則期之後容有使役者蓋國有大事期後役使自是一時權禮若其常則三年不從政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與此殊者注云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正義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夫士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是權禮也舊疏云此政謂稅矣王制云從政自讀如征稅之征故彼記上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云下云即周禮旅師所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謂復除不給徭役也故鄭注周禮引王制解之此引以證臣有大喪君不呼門自謂大夫士以上政當解如政事之政從爲政事與論語可使從政也與之從政同當是斷章取義也○注故孔至親也○舊疏云曾子問文引鄭注致事者還其職位於君是也校勘記出周人卒哭而致事云今本曾子問無此文此與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引興國本合段玉裁說按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鄭注云周卒哭而致事閩監毛本周誤則禮記校勘記云殷人既葬而致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宋監本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考文引足利本同段玉裁云公羊宣元年注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疏統謂曾子問文岳氏云興國本禮記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大書爲經文按此同公羊注疏而與本疏不合又出周人卒哭而致事云惠棟校宋本作周岳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周誤則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校云按皇氏疏則周人卒哭致事是鄭君從夏殷推而知之當是注文而孔氏云孔子既前答周人卒哭而致

事則又似屬經文而誤入注耳按皇氏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致事者以喪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則皇也夏既殯殷既葬周代漸遠以氏所據鄭注與孔氏不同但鄭氏解致事在殷人旬下明鄭致事語故於注末申之云周卒哭氏所據本無周人卒哭而致事也若元有此語誤入注中則致事注當在周人下或疏文悲哀至甚故卒哭在夏后旬下方合公羊疏所見之皆子間本與興國本合不必比而同之也卒哭者禮記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鄭注禮既夕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者鄭注二者恕也孝也己既思親推己及人亦不奪其親是恕也孝子思親若不致事則是忘親故今致事是不自奪其思親之心是孝也禮記問喪曰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注無免絰絰重也稅猶免也有免齊衰謂不杖齊期以上雖入公門有稅齊衰也於公門衰亦不脫故引舊記以明之也然則杖齊期以上雖入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言君子以己恕人不可奪人喪使之免絰而已亦不可自奪其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絰以見君申已喪禮也惟其如此故臣下在喪不入公門君亦不奪其情以免吉凶相干曲禮云

凶服不入公門故也已練可以弁冕注此說時衰正失非謂禮當然弁

禮所謂皮弁冔弁也皮弁武冠冔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絰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又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是則期內不使故已練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弁絰帶革之事無辟者彼記又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是非其正也通義云此權時之宜喪大記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按鄭彼記注亦云權禮也何氏云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所當然者謂不獨金革服金革之事失禮即既練而弁冕即事亦非正上注引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其正也鄭注喪大記又云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蓋弁絰者弔服帶者要絰自謂喪服明弔服加重也注正失鄂本正作政當從之○注弁禮至文冠○白虎通紱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戰伐田獵皆服之爵弁者周人宗廟士之冠也郊特牲曰周弁殷冔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尚赤所以不純赤

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禮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李如圭云古者以鳥獸之皮冒而句領皮弁象之聶氏引舊圖云以鹿皮淺毛者爲之高尺二寸禮又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緦其布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前無旒又爲爵色爲異皮弁用之於田獵戰伐爵弁用之於祭故曰皮弁武冠蓋今文家說成二以征彼疏云即昭二十五年注皮弁以征不義是也引韓詩傳亦有是語御覽引三禮圖皮弁春八月習大射冠之行事是今文詩春秋家皆然惟周禮司服云兵事韋弁服即成十六年左傳之韎韋之跗注是也按字林云韋柔皮也皮韋同類故同有皮弁之稱惟皮弁白色韋弁韎色爾或古只是皮弁周文有皮弁韋弁之別與○注夏曰至宗廟○士冠記云周弁殷冔夏收當作詢詢釋文作詢是也毛本同獨斷云冕周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古皆以布中古以綵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有十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三公九

諸侯卿大夫七組纊各如其綬之色郊天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禮記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燕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正以冕即弁彼注云皇冕屬焉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其冠則弁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玉藻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是則收冔弁正爲入祀宗廟之冠矣故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皆謂爵弁也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冕者俛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延冕之覆在上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爵弁既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于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鋭下圓文考後漢輿服志冕制皆前圓後方則與下圓上鋭者異疑爵弁與冕雖同有上延而爵弁延下則爲合手之形與冕狀別然則夏殷質用冔收別加旒爲冕以爲祭服耳弁非天子之祭服也吳氏延華儀禮疑義亦云據說文弁本作兔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弁與冕制異與皮弁制同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賈氏之說蓋本漢禮器制

度吳氏以釋名說文駁之似亦可從冠禮記注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毋毋覆也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史記五帝紀帝堯黃收純衣蓋夏以前通用收詩文王常服黼冔傳冔殷冠也江氏筠讀禮私記云冔蓋殷飾至周始備冔收二者周制以弁例之如殷士祼將服也又殷人冔而葬其一也是也鄭本主誤王周人弁而葬亦其一也是也

謂以兵事使之〈疏〉注謂以兵事使之○禮記中庸云衽金革戎器械也又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又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也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然則父母之喪三年內不服王事經禮也期練之後時有兵革之事不顧私恩權禮也若有急難雖卒哭之後亦當以國體爲重曾子問所記伯禽事是也喪大記疏引庾氏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便入國候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言荅所訪逮而已王有既葬與人言言君言王事不言國事故分別之也君使

之非也注非古道也〈疏〉注非古道也○監本道誤旨臣行之禮也〈注〉臣順君命亦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疏〉注臣順至發明○通義云君呼其門則非國有兵事臣作君此誤古者臣有大喪以下與放胥甲父義無涉因欲借君使之非臣行之禮耳君放之非臣待放正之義故連言之

閔子注閔子騫以孝聞〈疏〉注閔子至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要絰而服事〈注〉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疏〉注已練至乎帶○禮記間傳云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在要皆可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愛之心也首絰象大布冠冠缺項要絰象大帶也喪大記云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正義弁絰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絰明雖弔服而有要絰異凡弔也彼謂卒哭之後并首絰亦除而變者或亦權禮與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注〉既事

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即近也〇禮記王制云必即近也〔疏〕注言古至斥君〇通義云古謂中古自伯禽以來〇注即即天論注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孑曰亡之道不即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性孝以爲在喪從戎不即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爾雅釋詁即尼也書疏引孫炎云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注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即尼近五爲訓也又曾子問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正義云伯禽卒哭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則更無所爲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是以閔子屈於君命要絰服事既葬事之後知不即人心退而致仕猶斯道也〔疏〕退而致仕〇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仕至於君〇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還君事又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注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致爲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宰也是致有歸還之義孔子蓋善之也〔注〕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遜順不詘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爲非唯孔子以爲是〔疏〕舊疏云蓋猶之其三事者初則要絰而服事次則謂君

爲古者後則退而致事是也按此蓋通乎下之蓋蓋猶皆也時賢蓋謂當時有賢閔子要絰服事者此賢者過之也有疑閔子退而致事者不肖者不及也孔子中庸之道故皆善之也遜順不詘其君表記所云事君欲諫不欲陳注陳言其過於外也故言古以飾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疏〕杜云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大事表云今泰安府萊蕪縣西有平州城一統志平州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通義云不致者與惡桓同義桓之會皆不致宣之會唯於始見法而已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曹取之不書〔疏〕注據曹至不書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曰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然則濟西田本魯有爲曹所取明矣曹取不書故據以難也通義云據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按若如此據傳當云此未有伐者其言取之何矣所

以賂齊也〔注〕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其國辭〔疏〕穀梁傳內不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通義云非以師徒取故不從彼例直言取也杜亦云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范云宣公弒立賂齊以自輔恥賂之故書齊取較杜孔義爲長○注故稱人其國辭○舊疏云謂一人字齊魯共有何者魯人篡弒以地賂人齊人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合稱人故也曷爲賂齊〔注〕據上無戰伐無所謝〔疏〕注據上至所謝○舊疏云決哀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以邾婁子益來八年夏齊人取讙及僤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謝故爲弒子赤之賂也〔注〕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弒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也月者惡內甚于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疏〕注子赤齊外孫○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子赤卽取於齊者所生故爲齊外孫○注未之至賂也○校勘記浦鏜云由猶通十年疏引受賂作受財下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

也曷爲未絕乎我齊已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語許取之言其人民貢賦尙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未之齊也故解之由律行言許受賂者九經古義云按漢律有受賕之條漢律行言許受賂亦得坐旦未之齊而坐者由齊聽請故也漢律疏義職制云諸有事以財行求受賕之條故卑以況之唐律疏義職制云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枉法減二等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正加一等三十正加一等十五正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正加一等三十正加役流按今律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論不枉法減受財一等卽此也魯當坐今律有事以財求行條也○注月者至子益○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僤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賂齊畏爲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然蓋彼爲伐國而賂齊此爲篡嫡而賂齊大於彼故書月以惡之也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注〕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兼將〔疏〕校勘記出楚子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作楚人按此注云

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知公羊經作楚人不然則注無爲如此解今作楚子者衍左穀二家誤○注微者至遂也○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稱耳明彼爲微者故不得言遂也但別兩耳以大夫無專制之義唯人君得行其遂故知此楚人爲楚子耳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以公子結聞齊宋欲謀伐魯矯君命而與之盟其事危急重大故與得遂也彼傳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是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疏〉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杜以爲經無宋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義或然也

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疏〉左氏穀梁作棐林斐棐通見文十三年魏世家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葢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水經注溮水篇華水又東逕棐城即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棐林宣元年諸侯會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東如北七十許里宛故城在東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京服之說並爲誤也一統志棐林在鄭州東南方輿紀要林鄉城在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春秋之棐林

此晉趙盾之師也注據上趙盾救陳微者不能會諸侯〈疏〉注微者至諸侯○舊疏云謂若是微者即不能爲會主以致諸侯于棐林而會之也按上文明云晉趙盾帥師救陳故云此晉趙盾之師也

曷爲不言趙盾之師注據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伊雒戎盟再出名氏〈疏〉注據公至名氏○即文八年冬十月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是彼公子遂再出名氏故據以難此上出趙盾下稱師也

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注時諸侯爲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更有師也殊會地之者起諸侯爲盾所會〈疏〉通義云盟趙盾嘗以名氏見矣於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文若云朱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故不可也○注時諸至師也○正以四國實爲趙盾所會若言會趙盾明盾爲主是以卑致尊故去其名氏若非新城之

趙盾然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杜云卿不書禮不敵公是其義也○注殊會至所會○舊疏云言殊會者正謂先序諸侯訖乃言會晉師是也所以不言宋公陳侯衞侯曹伯帥師伐鄭而先言會晉師于斐林乃言伐鄭者若以趙盾之師先在是致諸侯來會之然也故曰起諸侯爲盾所會耳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斐林拱揖指撝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陽之有泮也亦言諸侯爲盾所會莫敢不從春秋殊之所以尊君抑臣不與其致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疏〕左氏穀梁作侵崇左氏釋文作崇云本亦作崇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尚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齊人語廣雅釋詁云崇聚也此必齊人讀崇爲柳故其訓同公羊崇作柳正齊人方音之轉按崇古音在東鍾柳古音在蕭幽部二部間有通轉故尚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馬本作崇隸釋載漢石經作其道于不詳文玉篇鯛直驟切又直冢直柳二切鯛从同音而有直柳切故漢地理志汝南郡鯛陽孟康曰鯛音紂也又育字轉入平聲在蕭幽部而說文肉部育从充省聲亦其證也吳氏經說云春秋三傳多以聲近相借如歸邴之爲歸祊包來之爲浮來曲池之爲陬蛇夫童之爲夫鍾犀丘之爲郪丘之爲

師已皆是獨此傳以義同借鄭注尚書大傳及周禮皆云柳聚也酒誥其敢崇飲傳左傳崇卒也注亦皆云崇聚也按吳氏猶未知古韻之有通轉也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之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爭侵之〔疏〕鹽鐵論論功云晉取郊沛王師敗于茅戎沛蓋柳字之訛詩地理考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帝王世紀縣封崇伯國在豐鄗之間周有崇國晉趙穿侵崇按彼本左傳爲說以崇爲泰之與國宜在西周如公羊義當在東周圻內或河北地近溫原者故得有晉大夫爭事○注天子之閒田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胙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也○禮記王制云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爲封公卿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然則圻內自封國外皆爲閒田其實邑也○注之類曷爲不繫乎周〔注〕據王師敗績于貿戎繫王〔疏〕注據王至○卽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疏〕注絕正其義○舊疏云謂絕柳不使繫之於王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按王師敗績于貿戎亦正其義使若王者自敗不言晉敗之也其義皆與此相足

晉人宋人伐鄭〔疏〕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壬子二月無壬子正月之十一日也舊疏云宋鄭皆言帥師者其將皆尊其師皆眾故也大棘杜云在陳留襄邑縣南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有棘城又甯陵縣西南七里有大棘鄉亦與睢相近水經注陰溝水篇云過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鄢之大棘鄉也春秋宣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其地後爲楚所併故圈稱曰大棘楚地有楚太子建墳伍員釣臺過水又東逕安平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郡國志陳留已吾有大棘鄉元和郡縣志已吾故城在甯陵縣西南四十里一統志大棘城在歸德甯陵縣西南七十里

甯陵在睢州東大棘當在其間○注復出至宋國○通義云左傳司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故使宋主之也獲華元再言宋者凡獲大夫皆繫國責其辱國之甚按曲禮云大夫死眾士死制注云死其所受於君眾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華元不能死被獲明當絕也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彼疏引何氏廢疾云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鄭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眾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如何劉氏申之曰公羊例大夫死生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殺也將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帥並重之例證以經文無所據也夫子云我戰則克惡責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爲後者豈有賢行得眾乎

秦師伐晉〔注〕秦稱師者閔其眾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殺之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伐晉惡其搆怨結禍無已〔疏〕注秦稱至無已○舊疏云正以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始有大夫宜見將之名氏若其貶人稱國而言師者正以閔其眾惡其將故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又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又不足以

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是秦稱師之義也殺之戰見僖三十三年襄公繆公之死見文六年及十八年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乙丑月之二十八日左氏穀梁夷獋作夷皐玉篇犬篇獋胡刀反犬呼也鳴也咆也或作嗥周禮大祝云來瞽令皐舞注皐讀爲辛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山海經北山經丹熏之山有龍焉其狀如鼠而兎首蘇其身其音如獋犬初學記引作嗥犬知獋嗥皐音義皆通說文口部嗥咆也獋譚長說或从犬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三傳俱言弒君者趙穿其實盾爲主使故亡不越竟俟其事也反不討賊德其私也盾爲司馬昭而以穿爲成濟此董狐所以直書而孔子因之以爲萬世弒君之戒如曰盾實無罪以良史之深文遂成鐵案有是理哉靈公不君或趙氏粉飾以欺後世未可知也況君不君臣可因以不臣哉然則宣四年左傳稱君君無道之說不可爲訓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注匡王〈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八日○注匡王○下三年葬匡

公羊義疏四十五

宣三年
盡六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注〕據食角不言之〔疏〕注據食角不言之○成七年又食其角乃免緩也〔注〕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牛是其事也〔疏〕注鼷鼠至緩也○經傳釋詞云之言之間容之故爲緩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絜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甚〔疏〕注簡甚至急也○經傳釋詞云之言之爲言之間鼷詩則緩以足句春秋則緩以示義故加之爲緩鼷也通義云謹案穀梁傳曰之口緩鼷也傷自牛作也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時則有牛禍哀元年穀梁傳說此經云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鼷緩皆以對食角爲急鼷也楊疏引舊解范氏別例云凡三十五范既總爲例則言之者並是緩鼷也傳於執

禦侯云言之緩辭也其餘不發亦緩可知公喪在外逆之緩也禦侯之弟鐵稱之者取其緩之得逃罪敗六國稱之者取其六國同役而不急於軍事也殺奚齊稱之者緩於成君也考仲子言之者隱孫爲脩之緩也日食言之者不知之緩也則自餘並緩耳○注別天牲主以角○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蕃栗宗廟之角握賓客之角尺是主以角也○注書者至而災○鄂本作絜下同閩監毛本作潔俗絜字五行志下之上劉向以爲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殺于赤而立又以喪娶婁匿霧昏亂亂成於口幸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董仲舒指略同何氏但譏其養牲不謹失事至尊之道餘無說未知與劉董同否禮記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注非猶失也魯之郊牛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意亦與何同○注主事至簡甚○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牛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不同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也易爲不復卜〔注〕據定十二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乎臣弑君子弑父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曰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旨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易爲不復卜〔注〕據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疏〕注鼠食至改卜○彼經云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是也養牲養二卜〔注〕二卜語在下〔疏〕郊特牲注云養牲必養二也正義郊天既以后稷爲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一爲帝牲一爲稷牲皆得吉乃養也是二牲皆先卜也○注二卜語在下○校勘記云此本監本下誤卜今訂正帝牲不吉〔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不吉者有災〔疏〕注帝皇至神也○齊氏召南考證云皇天大帝似應作天皇大帝鄭注周禮大宗伯禮祀祀昊天上帝云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晉書天文志云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靈敦萬神圖是也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帝以合時又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大極星星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傍兩星距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按乾鑿度有

公羊義疏四十五

太乙九宮法鄭注云太乙北辰之神則太乙卽北辰耀魄寶亦卽天皇大帝在北辰者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爲太乙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與下禮四方各別故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又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又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注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矩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此所謂五帝也周禮疏引文耀鉤有其文羣神蓋卽大宗伯所記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下者焉皆天皇大帝總領之故周禮疏引文耀鉤又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一名皇天書君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周禮疏引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亦名上帝周禮掌次以旅上帝亦名皇天上帝月令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亦名昊天書堯典欽若昊天一名皇皇后帝皇后帝論語堯曰篇敢昭告于皇皇天帝是也此注宜爲天皇大帝也舊疏云天地之內五帝羣神則包有岳瀆等在內蓋雖地類地亦統於天焉○此經之屬是郊特牲疏若帝牛不吉或死傷是也則扳稷牲而卜之〔注〕先卜帝

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

不吉不復郊〔疏〕廣雅釋言扳援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扳引也與注義合隱元年傳扳隱而立之注亦云扳引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質弱易扳纏注扳纏猶牽引也謂帝牲不吉則引稷牲當之也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意雖稷牲合時得禮用之可也○注先卜至卜爾○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而爲帝牛蓋卽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之屬養牲之時已卜此改爲帝牲之時又卜故何氏以爲凡當二卜也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疏〕注牲宮至絜清○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注牢中所搜除處也正義搜謂搜埽清除故周禮掌馬者謂之廋人繁露郊事對云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鄭氏郊特牲目錄云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注取其絜清之養又注云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亦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其實天子犧牛亦須在滌故祭義云

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是也下云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國語楚語云觀射父云大者牛必在滌三月小者羊豕不過十日又禮器云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注繫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時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愼如此不敢切也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是也○注三牢至天牲○舊疏云春秋說文獨斷上云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徒之三月示其潔也哀元年穀梁傳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然則六月卽庀牲養之三月始繫于滌此三月之中又以三牢遞養皆取其繫也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爲其可以改卜也故傳又云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也於穆者唯具是視注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穆尊帝○疏穆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唯具至尊帝○郊特牲云之時既取穆牲而用之其祀穆之牲臨時選其可者通義云謹案此謂既扳穆牲爲帝牲則可以隨索穆牲不暇繫牢若其平吉無變雖穆牲固亦在滌矣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以養二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按禮曲禮云大夫以

索牛注索牛得而用之蓋稷牛唯具亦卽大夫之索牛也郊則曷爲必祭稷注據郊者主爲祭天○疏注據郊至祭天○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是主爲祭天王者必以其祖配注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疏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注祖謂至所生○詩大雅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氷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是其事也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卽堯丹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有九族而親之識云唐五廟帝不感天而生駿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生者耶且夫蒲盧之氣嫗桑蟲成爲已

子憑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頖宮注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又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也天子之禮也禮器疏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以后稷配靈威仰也然則殷郊祀汁光紀夏郊祀白招矩與○注配配食也○荀子禮論云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注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拔凡祀典言配如句龍配祀社棄配稷之屬皆配食也祭法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

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注〕據方父事天〔疏〕注據方父事天○獨斷云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御覽引漢宮儀父天母地爲天主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注〕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

其應變得禮也〔疏〕注必得至接之○毛本推誤惟喪服小記注云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順天意也又巡守篇云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通義云此通論祭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示若稷配郊句龍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祫祭新鬼必以昭穆之類是也○注不以至上帝○孝經聖治章文禮記大傳注引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通典引鉤命決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帝宗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按鄭氏之義以郊與圜丘所祭帝不同圜丘所祭者天皇大帝郊所祭者三代各祭其所出何氏於下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則與鄭氏同也明堂之祭爲月令季秋大饗帝也又曲禮大饗不問卜注大饗偏祭五天帝兼五人帝五人神以文武配之孝經主言嚴父故但及文王也祭法疏引雜問志云祭五帝於明堂五

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是也孝經注用孔傳說以郊謂圜丘祀天非其注宗祀于明堂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蓋與何鄭同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爲物之本始祖爲王者之本始后稷爲始祖故推之配天不以文也○注上帝至天下○禮記大傳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矩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正義按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也舊疏云此五帝者即靈威仰之屬言在太微宮內迭王天下即感精符云蒼帝者即靈威仰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彼注云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滅翼者斗注云舜斗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黃滅斗者參注云禹參之星精在西方其色白滅參者虛注云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滅虛者房注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五星之精是其義也禮記禮器云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又月令祈穀于上帝注上帝太微之帝也疏以爲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郊天各祭其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也○注書改至禮也○鄂本無也字善其應變得禮即上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後牛死即不郊亦得正也穀梁傳曰事之變也事變而處之得正也通義云屬天王崩而卜郊牛不爲譏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語見郊祭篇又郊祀篇云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

葬匡王〔疏〕舊疏云天子記崩不記葬今而書者正以去年十月天王崩至今年春未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書此未滿七月所謂不及時書也

楚子伐賁渾戎〔疏〕左氏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釋文賁渾舊音奔潛研堂答問云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府嵩縣即詹桓伯所謂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者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陸渾本當爲翳即古文睦字睦字从坴从坴讀爲六故睦亦有六音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正義陸渾本是燉煌之地名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號也昭十七

年爲晉荀吳所滅史記注引服虔云陸渾戎在雒西南也地理志宏農郡有陸渾下云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闕此與姜戎別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疏〕大事表云狄自入春秋以來俱止書狄蓋舉北方引弓之人合而爲一也卽狄有亂以後箕之役狄白狄見矣而以狄冠之白狄猶爲之屬至是顯然分國爲二其至通于中國加以赤字之號而白狄亦以入年偕晉伐秦自爲盟會征伐不復就赤狄之役矣此匈奴分爲南北單于之始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疏〕包氏愼言云十月無丙戌九月之二十五日十一月之二十六日也

葬鄭繆公〔注〕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弒故略之也〔疏〕注葬不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此衍解云考諸舊本皆無注然則有者與卒同月故也按有注者非也子未三年見弒者多從無去月見略之例此卽隱三年傳所謂不及時而不日慢葬者何氏云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定十三年葬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故略之也爲彼書辭弒其君比稱國以弒明失衆此鄭繆公子爲公子歸生弒之非失衆之文故於其卒也備書日月何略之有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疏〕說文邑部郯東海縣帝少昊之後盈姓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二十里與江南邳州接統志故郯國在沂州府郯城縣西南百里有故郯城一界向者杜云莒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蓋卽隱二年所入者詳彼疏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注〕據取汶陽田不言棘不肯〔疏〕注據取至不肯○成二年取汶陽田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是也辭取向也〔注〕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肯起其平也莒不肯起其平也書齊侯者公不能獨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

平也月者惡錄之疏注爲公至愈也○校勘記云鄂本無起讀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也四字諸本皆涉下誤衍當刪正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公平爲一句穀梁傳伐猶可取向甚說文討治也葢魯本治莒鄰故諱爲作辭若莒不肯遂伐書取向惡殺也穀梁又曰不肯者可以肯也注凱曰君子不念舊惡況爲大國所和其非莒不肯可知○注莒言至平也○舊疏云正以及是汲汲之意亦見直之意故如此解以經不曰平莒鄰而曰及鄰是汲汲於鄰又見非莒不肯矣故得起其平也○注書齊至平也○葢魯力實不能獨平借助齊侯故書之又見魯之因人取邑恥甚也○注月者惡錄之○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者正也取邑惡詞也舊疏云定十一年齊平莒及鄰是和難者正也故以爲惡錄之按左傳云平國冬及鄰平知平例不月此月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是并責其伐也舊疏又云若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又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於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也是也葢平例時書月皆各有所主當文解之故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亦書夏五月注月者專平不易是也

秦伯稻卒疏通義云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疏包氏愼言云六月無乙酉五月之二十八日也說苑復恩云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弒靈公公子夏曰春秋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葢本左傳爲說錢氏大昕答問云鄭公子宋弒君而以歸生主惡者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子宋而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按下十年左傳鄭人討幽公之亂歟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是以子家主逆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疏〕左氏經無子字按下云齊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通義云月者爲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母妹蓋僖季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疏〕注不日至當誅○舊疏云正以所聞之世大夫之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今此不日故解之後漢書孔融傳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胡康侯曰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如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注〕據當舉叔姬爲重大夫私事不當書〔疏〕注據當至爲重○舊疏云正以春秋尊內故也○注大夫至當書○禮記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內外大夫皆不得以私事書舊疏專以內大夫直錄其如爲所據難尚未備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叔姬屬嫁而與高固來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來則魯負教戒重不可言故書高固明失教戒重在固言及者猶公及夫人〔疏〕注禮大至歸宗○禮喪服齊衰三月章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此歸宗猶言歸甯爾與齊衰期亦傳云何氏說大夫妻歲一歸宗謂同國也如大夫髡于鄰國則不可魯之子叔姬者齊大夫高固之妻也自齊來魯見譏于春秋故知大夫之妻不得越國歸宗若此者所謂家之閑也按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此不言從可知故無大夫妻越竟歸宗禮何氏所舉謂大夫娶於諸侯當如諸侯夫人不得歸於同國大夫之常禮爾若娶於諸侯當如諸侯夫人不得歸甯詩疏引鄭志答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王后夫人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是也○注叔姬至在固○正以叔姬於義

不得歸甯今違禮來魯明失教戒故歸重在固爲魯殺恥以
婦人之道既嫁從夫故也通義云禮諸侯大夫嫁女有車馬
送之女留其車示不敢必安三月祭行然後夫家遣使反馬
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雙行歸甯失禮合譏故並書見之又
足起反馬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嫌叔姬有失行不得成爲
婦甫嫁遽歸故不可也按反馬之法鄭氏箋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
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
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
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將
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
自乘其夫家之車也何彼襛矣篇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
得據爲婦人自乘其車之證何知歸車不在百兩御之中乎
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
昏禮雖士禮如三月廟見諸節既同何所見婦車一節獨異
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
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
馮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注言及至夫人○僖十
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
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按推士禮以言大夫
以上婦人出嫁亦當乘其夫家之車男飾女女從男之義所
以重恥遠嫌也詩之百兩御之盛爾不
及夫人外也注若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　子公羊子曰其

陽穀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夫妻言及者遠別之稱刺
其無別如雄狐綏綏故曰雙行匹至似于鳥獸是也桓十八
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彼傳云公何以不言
及夫人外也注若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　子公羊子曰其

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注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疏注言
其至鳥獸○舊疏云言其無別如雄狐綏綏故曰雙行游匹
而來鶼鶼不異故言匹至似於鳥獸矣而舊說云雙雙之鳥
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非何氏
義九經古義云大荒南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
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跳踢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璞曰
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傳所謂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爾雅
釋地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曰鶼注似鳧
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郝氏懿行義疏云西山經崇吾
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郭
注比翼鳥也色青赤亦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鶼鶼鳥也海外南
經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博物志比翼鳥一
青一赤邁周書王會篇巴人以比翼鳥是鳥出西南方也公
羊宣五年疏引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即此類也按韓書
詩外傳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封禪書
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
郭氏比翼鳥讚曰鳥有鶼鶼似鳧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

延頸離鳴翻能合翮按如惠氏郝氏所引則鳥獸俱有名雙雙者然細玩何義似止以高固叔姬雙行匹至有同以牝牡雌雄爾不必拘拘以比翼鳥等喻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禮男女有別內外有閑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歸甯高固反馬公羊以爲雙雙而俱來如鳥獸焉桓十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雙雙而俱往君子謂魯桓失夫道矣闕雖未嘗乘居而匹遊故詩人取之以爲有別雙雙而來雙雙而往是無別也無別則亂亂則難生魯桓之見殺于齊也宜哉按士昏禮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于妻之父母故譏其雙雙而至此高固親迎則不須三月親見妻之父母故譏其雙雙而至也昏禮疏引甯育又云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且大夫不外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劉氏逢祿箴膏肓評曰春秋之義大夫不得外娶大夫尤不得從妻歸宗反馬之禮在國行之可也鄭不揣其本矣劉氏猶牽涉左氏反馬說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注據宋華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疏通義云春秋託王者之事見誅賞之法故弒君賊有幸免于誅殺者皆絕正之使不得以他事復見若已誅殺者然言逸討于一時而必討于春秋之王法也雖不稱名氏以弒者其首惡亦絕不復見欒書是也輩遂首惡克之屬雖討不當罪要自以之復見從內諱弒故也甯喜里克之屬雖討不當罪要自以弒君之故見執殺非以他事復見不得爲難故獨發難於此是也○注據宋至復見○桓二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是也按傳據此三者華督至莊十二年崔杼死於襄二十七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是也疏云春秋之內書名弒君後不復見者唯此三人耳餘見者皆著義焉卽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欲見罪在桓宣故翬奔莒注慶父弒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書之者善之也然則善其臣子得討其賊故書則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書者亦是討得其賊善而書之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注所以復見者重錄宋萬弒其太夫里克書者亦翬之類故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遂之言亦翬遂之類見其與獻公同謀弒剽之下注云甯喜爲衛侯衎弒剽不舉衎弒剽者諱成于喜是也其二十六年晉人執甯喜亦翬之類故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遂之言亦翬遂之類見其與獻公同謀弒剽之下注云甯喜爲衛侯衎弒剽不舉衎弒剽者諱成于喜是也其二十六年晉人執甯喜

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弒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比貴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之誣辭也今親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幡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弒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誅其論難知非眾之所能見也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之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八弒其君重卿在而不能討賊

下傳云不以其罪執之也注當坐執人亦是其得書之義文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下注云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當坐弒君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公子得書者亦是加弒之類矣加也如趙盾之類矣

親弒君者趙穿也注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弒者趙穿非盾疏上二年左傳云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注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也疏引晉語云趙衰趙夙之爲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史記晉世家亦曰盾昆弟將軍存其文不沒其實也然史明云而迎趙盾故春秋以盾爲首惡曰親弒君見其特行弒事爾

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疏繁露玉杯云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弒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

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爾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許止嫌無子責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弗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通義云親弒君者趙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以爲穿之惡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弒者有間矣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弒君賊不復見之例一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弒之親弒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誅盾以文誅穿以實誅按漢書司馬遷傳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弒君之罪穀梁上二年傳曰穿弒也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不討賊者乃加弒焉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爾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許止嫌無子責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弗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通義云親弒君者趙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以爲穿之惡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弒者有間矣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弒君賊不復見之例一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弒之親弒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誅盾以文誅穿以實誅按漢書司馬遷傳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弒君之罪穀梁上二年傳曰穿弒也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不討賊者乃加弒焉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爾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許止嫌無子責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弗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通義云親弒君者趙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以爲穿之惡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弒者有間矣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弒君賊不復見之例一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弒之親弒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誅盾以文誅穿以實誅按漢書司馬遷傳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弒君之罪穀梁上二年傳曰穿弒也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不討賊者乃加弒焉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爾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許止嫌無子責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弗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通義云親弒君者趙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以爲穿之惡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弒者有間矣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弒君賊不復見之例一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弒之親弒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誅盾以文誅穿以實誅按漢書司馬遷傳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弒君之罪穀梁上二年傳曰穿弒也盾不在

據皆去葬不加弒〔疏〕注據皆至加弒○校勘記云鄂本葬下有曰字此脫按依疏曰字不當有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下云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君買下云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謙子趙之赦止也然則加弒者雖不討賊亦書葬明其非實弒也晉靈去葬則趙盾與親弒者同文既與親弒者異則盾即是賊傳又云不討賊故難之也上二年穀梁疏趙盾與許止加弒是同而許君書葬晉靈公不書葬者許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趙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晉靈不可原也春秋必加弒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厚之至故也〔晉史書賊曰〕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君買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謙子趙之不盡也是以君子加弒焉爾謙子趙之赦止也然則加弒者雖不討賊亦書葬明其非實弒也晉靈去葬則趙盾與親弒者同文既與親弒者異則盾即是賊傳又云不討賊故難之也上二年穀梁疏趙盾與許止加弒是同而許君書葬晉靈公不書葬者許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趙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晉靈不可原也春秋必加弒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厚之至故也〔晉史書賊曰〕上二年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亦云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賊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晉世家傳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晉世家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穀梁而左氏記齊史亦斥言崔杼弒其君可知內諱弒者爲春秋新意矣〔趙盾曰天乎無辜注〕辜罪也呼天告冤〔疏〕注辜罪至告冤○詩小雅正月民之無辜箋辜罪也雅釋詁云辜罪也說文辜部辜辠也穀梁傳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晉世家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人窮則反本急則呼

天穀梁注告天言無弒君之罪故
曰寃也舊疏云寃謂寃枉之寃
乎〔疏〕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注迴己易他誰作盾
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謂也孟子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
我願之也穀梁傳孰謂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公羊曰誰謂盾
弒君者乎是其證是此
傳之謂卽穀梁之爲也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
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注〕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
所責不可辭〔疏〕校勘記出如何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
傳畝如忘服虔曰如何接如當讀而卢如而字通隱七年左
也是也左傳記太史對曰而也莊七年經二星隕如雨劉歆曰如而
子而誰晉世家太史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
子而誰穀梁傳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
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
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通義云爲仁外爲仁也爲義外爲
義也錢氏大昕答問曰趙穿弒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弒
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
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倘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
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注復反也○詩

小雅黃鳥復我邦族箋云復反也又我行其野云言歸思復
傳復反也爾雅釋言復返也○注趙盾至可辭○左傳宣子
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
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
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不越竟在反
不討賊卽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弒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
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
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注〕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
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注〕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雖有
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
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
道也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
也○禮記文
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餕作登餕精粗作輕重無之
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富
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字又出升餕云閩監毛本同鄂本
餕誤錢此本誤酸今訂正文王世子升作登又出精粗云鄂
本粗作麤按疏中引注作物按荀子大略篇吉事尚尊喪事
尚親注吉事朝庭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

精粗爲序也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麤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喪服以麤爲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也按內朝卽路門內之燕朝也鄭注內朝路寢庭君之視內朝也有四一爲與宗人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與臣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燕羞古者視朝之儀君先出路門立於治朝之宁徧揖羣臣則朝禮畢玉藻所謂君日出而視之是也隨卽適路寢聽政若有議論卽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之不君謂臺上逕就內朝亦尋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使諸大夫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故云體異姓也鄭云體猶連結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賤異位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祖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故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逮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穀梁傳文丸圓傾側而轉者玉篇彈行丸也吳越春秋彈生於古之孝子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李尤彈銘昔之造彈起意茲木以彈爲矢合竹爲樸廣韻彈射也元和志晉靈公臺在絳州正平縣西北三十一里按如此傳似在內朝側釋文己趨音紀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是樂而已矣注以是爲笑樂疏高誘注呂覽云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爲樂也繁露仁義法云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敘飲食彈大夫以嬉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通義云謹案左傳戰于令狐靈猶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跡其所爲乃昌邑東昏之類良由少席寵靈未聞教戒藉其位勢濟彼童心至於殺人以爲笑樂古者成王幼而莅阼周公輔之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故能克終令德祈天永命今趙盾奉微祿之主前後左右不愼其選諭教無術陷之於惡委君于死誰執其咎矣按孔氏此論嚴而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注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

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疏〕注荷負也○釋文傳注俱作何云本又作荷文選東京賦荷天下之重任辭注荷負也小爾雅廣言荷擔也左傳昭七年其子弗克負荷注荷擔也○注畚草至之鍾○公羊問答云說文畚都畚蒲器餅屬所以盛穀故以畚表稟左傳正義挈畚以令糧鄭注畚所以盛糧今本作盛穀誤也國語周語倚而畚引說文蒲器可以盛糧周禮挈壺氏鄭洞注畚土籠也左傳襄九年陳畚挶注畚蓋皆以草或蒲爲之可以盛土可以年稱畚築注畚盛土器畚以草索爲之其器可以盛糧周禮挈壺氏鄭盛穀故左傳注云畚所以盛糧然則說文云畚餅屬蒲器也所以傳置諸畚注畚以草索爲之其器可以盛糧周禮挈壺氏鄭司農注亦云畚所以盛糧然則說文云畚餅屬蒲器也所以盛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疏〕注荷負也○釋文傳注俱作何云盛糧如今俗所謂蒲笆也字書無笆疑即畚之聲轉麥雲謂畚爲蒲草之器漢世或然字從笘笆之笘當是瓦器古量穀用六斛四斗之鍾亦是瓦器故齊人謂畚爲鍾舊疏云齊人謂四量豆區釜鍾是也按六斛四斗之具之鍾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按六斛四斗之具只可以盛不可以量種則五穀總稱不必依左疏改爲糧如畚爲瓦器必如左傳十釜之鍾之大亦非一二所能荷也蓋畚者量穀之物或草或蒲或瓦皆可各隨方俗所宜其所容若干亦不必一定亦無定名以爲畚可以爲簀可以爲土籠可也

自閨而出者〔注〕宮中之門

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疏〕注宮中至之閨○爾雅釋宮引孫注亦云閨者宮中相通小門也舊疏文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舊疏云皆門戶小疏引李注云皆門戶小大之異說文門部閨宮中之門也周禮保氏注閨宮中之巷門也周中小門謂之閨也周禮匠人注廟中之門謂之閨亦謂廟旁之門婦人出入故禮士冠禮注婦人入廟由閨門也按雅訓言宮中則廟與寢皆有之士虞記注云閨門如今東西掖門賈疏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爲況然則寢門外別有東西二門左傳哀十四年齊子我屬徒攻閨與大門似閨亦可通於外非僅宮中相通小門謂之閨也蓋凡宮寢之別門皆可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說文門部又云閨持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按儒行云篳門圭竇注圭竇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是閨即取圭義言其小也下云入其大門入其閨是閨爲小門矣○注從內至可知○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焉內朝子外朝子將庀家事于內朝又曰夫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九卿之九室東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然則韋

氏所謂君之朝者蓋卽正朝兩旁之室諸侯大夫則在治朝之兩旁也爲諸臣治事之處故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明諸臣每日朝於治朝旣畢君退路寢諸臣各聽事于兩旁之朝侯諸臣聽事畢退乃還小寢容諸臣有面陳之事故也此趙盾所立於外朝者當卽此朝但何君以閨門分內外見荀奄者遠從閨出不必閨門定在外朝內內朝外也趙盾曰彼何也夫奄曷爲出乎閨〔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孰視知其爲奄乃言夫奄者賤器何故乃出尊者之閨乎呼之不至〔注〕怪而呼欲問之〔疏〕注怪而呼欲問之○校勘記云毛本怪作恠俗字　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注〕顧君責己以視人欲以見就爲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子〔疏〕經傳釋詞云也猶邪也歟也乎也子大夫也爲問辭也當作邪讀繫辭夫易何爲者也詩旄丘何多日也士昏禮敢不從也禮曲禮奈何去社稷也皆當如邪義按如也讀亦通○注顧君至解也○校勘記云毛本君誤人按見就或云當作就見非也孔疏云過朝以示人令人懼己卽本此君責己以視人立義靈公欲以視人適趙盾問故因欲卽其來見時就而解之也○注古者至曰子○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注子者人之貴稱詩王風大車畏子不敢簒云子者稱所尊敬之辭按左傳穀梁並云子爲正卿明稱大夫辭也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注〕赫然已支解之貌〔疏〕注赫赫然至之貌○經義述聞云疏不解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赤也說文赤部曰赫大赤也从二赤赤亦聲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辭曰赫汝驅拉汝肉抽汝腸肺是分裂謂之赫後漢時猶有此語也按廣雅釋詁亦云赤也赫然已解謀與赤亦同公羊問答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云云故何以赫然爲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識從何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證爲衰世之淫刑注刑法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注〕主宰至宰人○禮燕禮云膳宰具官饌子寢東注膳宰膳宰劑殺膳者若今大官宰人〔疏〕注主宰至宰人○禮燕禮云膳宰具官饌子寢東注膳宰膳宰劑殺膳者若今大官宰人

天子曰膳夫掌君之飲食膳羞者也疏天子有宰夫兼有膳夫膳夫上士也春秋時侯國不必有宰夫因通謂膳宰如左傳昭四年稱膳宰屠蒯而檀弓載此事曰薳也宰夫也此傳

稱膳宰而左傳稱宰夫爲皆主殺膳烹割之事故稱雖不
其職同也周禮天官序官膳夫下有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
徒其屬又有庖人內外饗亨人等晉靈所殺亦不必卽其長
也孟子萬章稱伊尹以割亨要湯亦卽膳宰之事何云若今
大官宰人舉熊蹯不熟〔注〕蹯掌〇國語楚語云願
漢制以況也左傳文元年王請食熊蹯而死注熊掌難熟孟子告子云
也熊掌亦我所欲也此也說文采部獸足謂之番从采田象其
掌蹟或从足从煩古文番
注引服虔云蹯熊掌也其肉難熟〔疏〕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注〕擊
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疏〕右盧校依賈子改升爲斗又云所
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大宰停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子說文
斗味魁羹斗也蓋卽靈公所用者亦可挹酒詩行葦云酌以
大斗是也說文作枓云勺也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彼
升亦斗字之誤則羹斗其卽今之羹勺與羹勺物微而得擊
殺人者蓋靈公本意殺人盛怒之下隨手擊搏適當頭項虛
怯處亦得致命也通義云斗枓也保傅記曰太宰荷斗而不
敢煎調是其物也〇注擊猶至頭項〇孔氏音義云擊音擊
擊音窾字或作撽莊子曰撽以馬捶按廣雅釋詁擊也王
氏疏證云上文已有擊字此擊字當作擊玉篇擊擊皃公羊
注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廣韻引蒼頡篇彀擊也擊並

音五交反其義同也支解將使我棄之〔疏〕左傳云宰夫胹熊蹯不熟殺
之竇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晉世家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
弃之繁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
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疏〕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
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
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晉世家趙盾隨會前數
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嘻者閱二年慶父閟之曰
嘻注嘻發痛語首之聲史記蔺相如傳秦王與羣臣相視
而嘻注嘻驚而怒之辭也檀弓夫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
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注〕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
公先拜者奔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
夫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與席士式凡〔疏〕注愬者驚貌
讀如愬愬終吉之愬又何焯云愬卽自愬膳宰之事與舊讀
異按孔讀是也廣韻山責切易釋文亦音山革反子夏傳云
恐懼貌馬本作虩虩音許逆反云恐懼貌也呂氏易音訓引
此注作驚愕也晁氏曰愬虩三字同音色何焯解非〇注
禮臣至言也〇禮士相見禮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
一拜賈疏君答一拜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曲禮云君

于士不答拜也士相見禮答一拜爲其始見則君於大夫以已雖非始見亦答拜可知周禮士師職王日視朝孤卿特揖諸侯亦宜然盾爲卿禮止特揖靈公見之而驚失其常度故爲之再拜也左傳載靈公語曰吾知過矣將改之明自知其過故先拜以拒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特揖者奇拜則旅揖爲再拜與三孤六卿奇拜二十七大夫再拜八十一元士三拜所爲禮以少爲貴也按靈公再拜自與彼旅揖異○注禮天至式几○舊疏以爲春秋說文惠氏禮說云此坐朝之禮燕享則行之王享諸侯乘車送迎燕禮賓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焉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覲大享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若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問儒行蓋燕朝也路門內之朝太僕掌之故曰更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太僕二人相代爲更於是爲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焉此古禮也及秦而亡漢禮亦不常行呂氏春秋恒公朝揖管仲而進之所謂特揖也入及庭而未就位之時魏文侯燕飲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以爲上客所謂君爲臣下階者此也

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注〕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疏〕公羊問答云逡巡者有作逡遁者爾雅逡遁也有作遵循者莊子蹲循勿爭有作遵循而卻亢倉子制君北面遵循此義又與俊通王莽傳俊儉隆約以矯世俗顏師古俊音千旬反退也遁與巡通遁甲開山圖太元經云巡乘六甲要皆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不前也逡遁均七倫反音義則一可證按小爾雅廣義倖慙曰逡爾雅釋言逡退也注逡巡卻去也文選注引廣雅逡巡卻退也趙盾見靈公再拜慙而不敢進故曰逡巡班固東都賦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悚然意下捧手欲辭猶此義也左傳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云云不言再拜省文也○注頭至至拜手○周禮大祝一曰稽首三曰空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空首拜手頭至手所謂拜手疏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如是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九拜以前三拜爲體下拜爲用凡經言拜手皆與周禮之空首注合凡云首至手何注公羊頭至手曰拜手皆與周禮空首注合頭至地而稽首尚急遽稽首者吉禮也頓首亦皆至地而稽首尚遲頓首者凶禮也俱齊心不至地故曰空首若稽首頓首則拱手皆手下至地頭至手者拱手而頭至于手頭與手地曰稽首與周禮注合頭至手曰拜手與周禮空首注合凡經言稽首小篆作諧古文作覓經傳無異稱何注公羊頭至手何注公羊首至手曰拜手皆與周禮空首注合凡後六者爲用凡經言拜手稽首於君稽首禮之正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九拜以前三拜爲體下拜爲用凡經言拜手

首者凶禮也空首者吉凶所同之禮也經傳立文凡單言拜及下屬稽顙稽首言拜手稽首者空首而稽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空首甚明稽首爲臣見君之禮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者也按段說年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襄三年左傳公如晉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惟定四年申包胥請師于秦九頓首而坐文七年穆嬴頓首於宣子皆事之急遽者也趨而出注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矣當覺悟故出疏注本欲至故出○校勘記出矣當覺悟云闔監毛本矣作冀鄂本悟作寤按下注云非所以意悟用悟字成七年注云重錄魯不覺寤用寤字蓋覺寤字當作寤猶人寐而覺悟也按左傳亦謂靈公知盾欲諫已先以吾知所過見拒故宣子稽首以補過義將順之也靈公心怍焉注怍慙貌慙盾知己過疏注怍慙至己過○論語憲問慙焉廣雅釋詁怍慙也禮記曲禮篇其言之不怍集解馬曰怍慙貌也亦作悮大元經上階天不悮注怍顏色變焉即慙也左傳云宣子驟諫公患之患由慙心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注疏注某者至失之○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記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者忘其姓字多以某字該之左傳云使鉏麑賊之注鉏麑晉力士晉世家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注引賈逵曰鉏麑晉力士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注焉於也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疏注焉門者下當作焉閨者故注云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閨守視者也今本誤倒通義云謹案守門曰門守閨曰閨猶漢書云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亦宜無須倒二焉在上矣詩伐檀疏引此傳則無人焉驍門者二字亦焉字在上與段義合○注焉者至者也○焉於雙聲孟子盡心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謂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也哀十七年左傳齊焉大國訓爲邊謂邊於大國也然則卿大夫家大門內即至閨門與蓋閨門門之小者凡在內之門皆視大門爲小爾上其堂則無人焉注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疏注但言至焉者○校勘記出故不言堂焉者經傳釋詞云今本正文作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閨焉者亦作堂焉者注中焉堂者鄂本無焉段玉裁云當作也蓋用段氏說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下句注當此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注及經文疑皆後人轉寫失之按

二讀皆可通玉篇焉語已之辭也故云但言焉絕語辭俯挽頭戶室戶注俯挽頭戶○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挽作俛當注俯挽頭○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挽作俛當疏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俛文選注引聲類頫古文俯字西京賦伏櫺檻而頫聽注頫低頭也禮記曲禮俯而納屨注俯俛也考工記矢人前弱則俛注俛低也說文頁部俛低頭也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楊雄曰人面頫○注戶室戶○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一扇曰戶兩扇曰門又在於堂室曰戶在於戶區域曰門禮聘禮設于戶西西陳注戶室戶也凡由堂入室曰戶凡五架之屋棟北楣下爲三間中爲室東西爲房房之南壁止一戶室則有戶有牖戶在東牖在西戶西牖東爲正中爾雅所謂戶牖之間謂之扆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若如彼說則戶在中之西矣方食魚飧疏飧讀如餐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思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按說文食部飧餔也从夕食餔申時食也無水澆飯語段注云小雅傳孰食曰饔魏風傳孰食曰飧然則孰食夕食許於饔不言朝於夕饔飧皆爲孰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饔不言朝於夕饔飧不言孰互文錯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此爲趙盾將朝時固非夕食左傳僖二十三年僖負羈饋盤飧僖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壺飧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故周禮司儀注小禮曰飧掌客上公飧五牢則又不必皆孰食矣勇士

曰嘻疏此嘻當爲驚訝聲與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上趙盾曰嘻小異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注易猶省也疏注易猶省也○論語八佾篇與其易也鄭注易猶簡也簡省義近考工記玉人注易行去煩苛是亦簡省之意易繫辭傳辭有險易王子爲晉國注云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亦平易之意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疏詩召南羔羊云退食自公箋云退食謂減膳也正與序節儉義相足故趙盾食魚飧亦節謂此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晉世家云盾閨門開居處節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注負君命也疏注負君命也○晉世家詛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左傳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皆與此詳略互相足遂刎頸而死注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衞也甚於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此之謂也疏左傳記鉏麑觸槐而死晉世家謂觸樹而死呂

謂御者右車右也周禮大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御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大夫禮亦宜然鄭風簫所言係將所乘車將在中也其甲士之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也與此平常乘車法不同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御者車右之間御者在中也驂乘猶參乘也謂三人共乘焉然則士以下無車右矣故子適衛冉有僕問津夫子代子路執轡明止御者矣

乞然從乎趙盾

而入〔注〕乞然壯勇貌〔疏〕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何注乞聲周書曰乞乞勇夫此何義也乞疑讀爲疑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乞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葢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釋文疑立魚乞反不爲乞字作音知陸本作疑然臧氏所據儀禮係單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李氏集釋同毛本本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氏鄉射禮疏引作正立臧氏據改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亦云疑正立自定之貌可證鄉射禮疏立疏引鄉飲酒禮注作疑此疏反作乞者葢因賈引公羊傳後人因据以私改耳按鄭引此傳乎作於亦異○注乞然壯勇貌○廣雅釋詁乞乞暨暨武也詩大雅皇矣云崇墉乞乞傳乞乞高大也書泰誓云乞乞勇夫孔疏乞乞壯勇之夫

放乎堂下而立〔注〕嫌

覽過理篇云觸庭槐而死國語晉語云觸庭之槐而死皆與此異韋注晉語以槐爲晉外朝之樹又與杜注槐爲趙盾庭樹異所聞各異要皆爲勇士自死也○注傳極至擊柝○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當刪重門擊柝易繫辭下傳文彼云以待暴客此儉約之衛勇士自死故甚之也後漢書杜林傳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是也○注孔子至謂也○校勘記出此而謂也云闖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之當據正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

甚〔注〕滋猶益也〔疏〕注滋猶益也小爾雅廣詁滋益也說文水部滋益也○襄八年左傳滋事無成注益也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疏〕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晉世家靈公飲趙盾酒伏甲皆攻盾

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注〕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左傳云其右提彌明知之釋文提本又作祗彼注云右車右本此晉世家作示眯明示即祗字與左傳釋文之義本合與祁字古音通祁從示聲也彌眯古亦通史記以此即桑下餓人又以爲公宰與傳文皆不合○注禮大至御者○曲禮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正義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左僕人

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周禮天官食醫云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注放依焉孟子離婁放乎四海注放至也謂至乎堂下或依乎堂下而立也○注嫌靈至爲意○晉世家云亦昧明知之左傳亦云提彌明知之○注禮器至三尺○禮器正義天子之堂九尺此周法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堂之爲言明也所以明禮義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然則每堂一尺爲階一等故士冠禮云賓降三等下至地也此爲士三尺階三等之證賈誼治安策云人主之尊譬如堂陛陛九級說文陛升高階也玉篇天子階也天子九級辟綜注東京賦云殿高九尺階九齒彼述天子之禮則諸侯以下七齒五齒三齒亦應與堂高相應矣庶人之禮雖不見禮與士三尺差之當一尺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注〕授君劒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進殺之〔疏〕注授君至殺之○禮記曲禮云進劒者左首注左首尊也正義進言進授與人時也首劒拊環也少儀云澤劒首注澤弄也又云刀卻刃授穎注穎鐶也是進刀劒皆以首鐶授人不以刃授

人敬也左傳定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劒末杜云以劒鋒末授之是也靈公欲於盾進劒時即拔劒首以劍末刺之也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疏〕通義云斥呼盾名君前臣名也左傳云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晉世家示昧明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皆與此異趙盾知之〔注〕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疏〕晉世家云趙盾令先毋及難○注由人至覺焉○呂覽情欲而終不自知又淮南修務訓七年而後知注並云知猶覺也對文異散則通舊疏云由人曰知之此文是也自己知曰覺者卽昭三十一年傳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是也　　踖階而走〔注〕踖猶趨遽不暇以次〔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踖與蹉同一本作趹音同經義雜記曰說文趹作行作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趹階而走階升注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一本作趹與說文正合則古本公羊作趹公羊傳文當本作趹義當如禮經注何命不拾級而下曰趹公羊行作止之訓更密也集韻十八邵公與鄭義同較之說文作蹉玉篇踅作蹶誤薬踖下引此傳文又云或作蹉薬鈔釋文蹉作蹶誤玉篇踅蹉薬踖下引此傳文又云或作蹉薬鈔釋文蹉作蹶誤玉篇踅遂扶以下彼釋文引服虔乍前乍卻依說文爲說也左傳云遂扶以下彼釋文引服

虞注作跣云徒跣也今杜注本往往作跣者盧文弨云服本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跣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按與此注超遽義亦合○注躇猶至以次○釋文遽作劇其據反本亦作遽公羊問答云左傳距躍三百注超越也疏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說文作超距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然則超遽猶超距不暇如常降階也燕禮疏云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云杜黃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通義云升降階之法拾級聚足者正也施於所尊以疾爲敬則有栗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將進階二等然後散升若其事有急遽則始終散等升則曰歷階降則曰躇階皆非禮之常矣讀書叢錄云依何注躇當作趾義禮公食大夫禮鄭注不拾級而下曰趾燕禮記疏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趾而走與躇階而走說文無躇字趾乍行乍止讀若公羊釋訓躊躇猶豫也猶豫卽說文所謂乍行乍止釋文所謂跛也按洪說非是何義自與說文不同此時趙盾避禍疾逃安得向乍行乍止且躇字與躊躇亦殊無容牽合爲一釋名釋姿容云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傳言走故注言不暇以次也燕禮所謂升降有四等亦未洽曲禮云拾級聚足

連步以上注拾當爲涉涉等聚足謂前足蹋一等後足從之併又云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升降常法也外則栗階禮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之屬是也鄭注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記又云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其歷階越階皆禮經所無此傳之躇階更非行禮常法所謂不暇以次者故有超距之象矣敖繼公謂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躇階亦强生分別耳淩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考連步升堂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於君辭則然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唯此二節是也栗階又名散等禮記雜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鄭注散等栗階是也彼栗階爲略威儀與燕禮以栗階爲敬又不同皆與躇階異栗階不過二等栗猶歷也如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四等閱歷而上若躇階或有過二等者矣靈公有周狗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云可以比周之所指如意

疏狗按爾雅釋畜狗四尺爲獒郭注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也又宋本張華博物志晉靈公有害狗與周形相近故文異害狗謂能害人之狗按郭注引作害菴嚴顏異文今本誤作善矣通義云周狗周地所出狗若言韓盧宋猘矣○注周狗至如意○公羊問答云問犬能知人意乎

曰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字之誤也不可從按序周禮廢興諸侯惡其害已舊本誤作周已鹽鐵論地廣篇賊不害習亦誤作周智蓋周害形近容或有誤然害狗周狗皆傳者所加自非靈公命名則俱無不可通蓋比周如人意亦足謂之獒注犬四尺曰獒○爾雅害人也疏釋畜云犬四尺曰獒左氏釋文引尚書傳獒大犬也廣雅疏證凡物之高大者皆謂之敖山高大者曰敖山犬高大者爲獒犬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書序西旅獻獒呼獒而屬之注獒犬四尺曰獒○爾雅孔傳西戎遠國貢大犬疏釋畜云犬四尺曰獒左傳公嗾夫獒使之噬盾也晉世家盾既去靈服虔云嗾噉也公乃嗾夫獒使犬聲引春秋傳曰公嗾夫獒按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獒經義雜記云按釋文謂噉即嗾字噉讀若諫與嗾聲相近故訓嗾爲噉耳說文口部嗾使也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嗾蓋方言彼之嗾即此之呼也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嗾蓋方言之殊與舊疏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謂之屬義出於此獒亦躇階而從之疏據此則躇階更非行禮之歷階可知祁彌明逆而踆之注以足逆蹴曰踆疏注以足至曰踆○葉本釋文蹴作蹋文選東京賦已事而踆注踆退也說文足部蹋踐也史記蘇秦傳六博蹋鞠者謂以足蹋之爲戲也亦作蹴漢書霍去病傳去病尚穿域蹴鞠是也絕其頷注頷口疏注頷口○校勘記段氏玉裁云玉篇引作絕其頷說文頁部頷頤也頤頷也南楚謂之頷秦晉謂之頤不能噬也方言言則緩言曰頷急言曰頷頷當讀如合也按頷於說文訓爲面黃則無口義楊雄長楊賦稽顙樹頷注音蛤玉篇訓爲口蓋即本此左傳云明搏而殺之晉世家明爲盾搏殺狗也疏晉世家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左傳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注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已用則此傳所云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注甲鼓而殺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甲卽上所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疏經傳釋詞曰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與僖三十三年傳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幕如同義殽下何注云猶豫留住之頃正合此傳義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注欲趨疾走疏正以抱而乘之抱之上車也據此則左傳遂扶而下宜如服本作跣而下矣禮脫屨上堂降階納屨趙盾踏階而走蓋猶徒跣不及納屨不能疾走故甲中者抱之而乘也杜本作扶於情事不合孔疏強附杜氏謂堂上無屨跣則是

堂何須云遂跣而下不知下者不必專指下階凡退由階庭而門皆謂之下也○注欲趨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趨作趨按紹熙本作趨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注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予邪非所以意悟疏晉世家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左傳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與公羊合惟史記謂即眯明異注非所以意悟者猶言非所意悟也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注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疏晉世家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盾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以與之呂覽報更篇趙宣孟見骫桑之餓人為之下食而餔之與餔一朐拜受而不敢食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以待因發酒童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殺之一人追先及

口君輦吾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曰何以名為臣骫桑之餓人也還鬬而死與左傳謂其亡去少異後漢書注引呂覽曰昔趙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餔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朐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請以遺之宣孟曰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皆詳略互見○注暴桑蒲蘇桑○公羊問答云左氏作翳桑杜注翳桑之多蔭翳者公羊作蒲蘇韓非子本枝扶疏易林扶疏條桃長大茂盛潘尼桑樹賦上疏而參差是亦多蔭翳之意扶蘇即蒲蘇韓愈南山詩杉篁叱蒲蘇呂氏春秋作骫桑淮南子作委桑骫古委字按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即爆爍詩桑柔疏引爾雅作爆爍又引舍人曰毗劉爆爍之義也然則暴桑者即爆爍之桑爆爍為稀疏不均之名故何氏訓為蒲蘇蒲蘇猶扶疏潘尼賦之上疏也吳氏經說云蒲蘇猶扶疏也然則暴桑即搏桑矣搏蒲暴桑之多翳蔭者意與此同按爾雅釋木柔古讀如猱左傳注桑之多翳蔭相覆蔽者詩曰其檿其柔檿經義述聞大蔽者翳郭注樹蔭翳相覆蔽者自弊以下皆釋死木也蔽即上文木自弊之蔽大雅皇矣正義引此作弊者翳又引李巡曰弊死也釋言弊踣也釋文弊字作斃郭本作敝者借字耳皇矣傳自弊為翳釋文弊或蔽

襄二十七年左傳以誣道蔽諸侯釋文蔽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云踣也是斃弊並與蔽通翳讀曰殪皇矣篇其蓄其翳釋文韓詩作殪後漢書光武紀注殪仆也宣六年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皆謂踣斃之也作翳亦借字耳周語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斃其人謂踣斃其民也毛傳自斃爲翳翳雖與爾雅原文小異而其爲踣本則同若云樹蔭翳相覆蔽則是相覆蔽之本而非踣本與上二句全不相應矣然則左氏之翳桑亦爲桑之踣斃者與此暴桑正同故何氏以爲蒲蘇桑也水經注雷首山在蒲州永濟縣南四十五里北去蒲阪三十里一統志雷首山北去蒲阪三十里一統志雷首山北去蒲阪三十里一統志雷首山

殺靈公於桃園注虞翻曰園名也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釋文攻本或作弒北堂書鈔引作煞靈公煞卽殺字殺亦音弒釋文僖九年左傳可證繁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穿所殺是也釋文作不說與鄂本同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注復大夫位也卽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疏晉世家亦云而迎趙盾穀梁傳還○注復大夫位也○左傳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注招使位晉世家亦云盾復位家語正論作未及山而復葢卽復大夫之山按晉語陽處父及山而還韋注山河內溫山也是時晉已啟南陽竟及于河未及山卽所謂亡不越竟也杜注殊混晉世家亦云未出竟公羊以盾之罪在復不討賊其出竟與否不及記也○注卽所至責之○卽上傳曰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是也○注傳極至不臣○正以穿爲盾宗盾出穿弒穿弒盾反而自反其位處穿如常是時成公未立盾之復位誰實使之其不臣之跡顯而易見故注極言臣不可不臣以責之也通義云晉侯于子之邑而穿爲之主將是其人素有無君之心必以犯天子爲可者也諸侯可以犯天子大夫可以犯諸侯會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孥至於手刃其君噫上之所以率下者可不愼與孔氏之論極正而左傳韓獻子猶曰宣孟之忠則當時已無眞是非董狐所以爲良史也然左傳謂趙宣子爲法受惡亦非孔子語而立成公黑臀注不書者明以惡夷獯猶不書剽立疏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注黑臀晉文公子晉世家云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臂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按晉文不應娶周女葢周大夫女也○注不書至剽立○剽立在襄十四年彼二十六年傳云曷爲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矣注云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正以不書黑臀立亦以起夷獯之無道也通義云不當立不書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夷獯猶不書剽立非也君弒自必立嗣君與衛有衎剽二君者異不當推彼解此按衛完見弒亦必立嗣春秋何以書晉立以見篡正夷獯失道前後不見故於不書黑臀起之

夏四月

秋八月螽注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取

向事在上四年秋公如齊五年春又如齊是也五行志中之下宣公六年八月癸巳劉向以爲先是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莱

冬十月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三終

子汝莽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